

夢裏京華

王文顯



行印局書

集一第

刊叢本劇 編主境方孔

夢裏京華

三幕劇

夢裏京華（三幕十一景）

人物：

帝制方面

王承權

顧秉忠

唐世龍

楊向辰

梁景范

梅輔臣

守衛隊長

軍官

劍子手

王傳寶

義軍方面

蔡同

李方仁

馮執義

副官

軍官

方珍

王二公子

王三公子

衛兵若干人

王太太

福建太太

三姨太

四姨太

五姨太

六姨太

王小姐

法蘭西醫生

第一幕

第一景

一九一五年，花香葉密的十月天，近午的辰光。一株天矯如龍的老樹，從右邊把影子投下來，正好翳住一座四面望得出去的亭子。亭子裏面擺着一張石桌和四個石凳。種着花草的山石，玲瓏低小，在亭子後面重重疊疊展開。花石鋪成的小徑，兩側一排小花，曲曲折折，由亭子隱入假山。天邊一片瀲灩的湖水，遠遠沿着南海（北京的三海之一）的堤岸，矗立着宮殿樓閣和牌樓，金碧輝煌，反映着溫暖明朗的陽光。

李方仁，三十二歲左右，坐在一個石凳上，悠然望着遠方的天色。馮執義，四十歲左右，坐在亭子的欄杆上，靠着一根柱子。他面向觀衆。

李方仁 老馮，你已經四十歲的人了，那兒還來得這麼一肚子牢騷？

馮執義 因爲呀，四十歲是一個關口。年輕人的理想這時候死了一個乾乾淨淨，可是老年人的理想這時候還沒有出世。

李（李方仁簡稱） 看你這人，別人我不清楚，你老先生樣樣兒齊全，有什麼不如意的？太太越活越顯得俊俏，還有你那羣——

馮（馮執義簡稱）可惜！

李 可惜什麼？

馮 還用說？可惜就是不在眼前。

李 我還以為就是我一個人想家，想不到你在這兒拘了一個月，也記掛起兒女來了。

馮 索興下在監牢倒好了，人家還知道我們爲了什麼，家裏人也好送東送西來探望。如今拘在南

海裏頭，說起來是總司令的貴客，貴在什麼地方，真是只有天知道。

李 你看又有兩位貴客來了。

（蔡同和方珍女士一同進來。蔡同穿着軍服，四十歲左右，高高的個子，剛裏透柔，一派儒將的風度。方珍是一個二十七歲的姑娘，眉目之間流露着一股英爽的豪氣。蔡同捧着一個小盒子。）

李 蔡將軍好！方小姐好！

馮 （同時）二位陰謀家好！

蔡同 你們一點兒也不在乎，跟在自個兒家裏一樣，半里以外也聽得見你們在大聲嚷嚷。

李 老馮在這兒高談闊論。

馮 老生常談，兒女私話，和國家大事無關。

蔡（蔡同簡稱）那就好。（留意四外，語氣沈重）聽我講。我有重要的消息告訴你們。

李 我聽着。

馮 (同時)你講。

蔡 那邊兒有個站崗的，看見了沒有？離我們這兒有三百來步遠。他不會往這邊兒湊近的，我賣通了他。不過，我們千萬大意不得，說不定就有誰在什麼鬼角落張望我們。

李 這個亭子不太露了點兒？

方珍 正因為牠孤零零四不着邊兒，蔡將軍才挑在這兒聚會。我們可以四面八方望出去，偷聽的人可沒有地方藏身子。李先生，請你到假山後面看看有沒有人躲着。

(李過去假裝摘花，很快就搖着頭回來。)

蔡 (把麻將牌傾在石桌上) 我們就在這兒假裝打麻將。我坐在這邊。老馮，你就坐在你那邊，眼睛要好好四下裏張望。

李 方小姐，你喜歡那個座子？

方 (方珍簡稱) 我就坐這個。

李 好的，我望着水，看湖裏有沒有潛水艇出來。

蔡 各位注意！只要靠岸一沒有人，我們就談正經事。誰要是發見有人來，暗地踩大家一脚，我們就裝做一心一意打麻將。聽明白了沒有？

(此外三個人點頭。他們開始洗牌，摸牌，做出打牌的樣子，同時瞭望着自己的方向。)

馮 現在我們布置好了，子青你說，到底有什麼消息？

蔡 我方才聽到總司令任命我們做他的私人顧問。

馮 (不相信)什麼？

蔡 還有比這好笑的！他把我們拘在這兒當囚犯看，不准和外人往來，原來是請在宮裏頭充他的

私人秘書！

李 他開的是那家子玩笑？

方 才不是玩笑哪！我們這位司令大人一步一步全有計較的。

蔡 方小姐說得對。他是想拿顧問這個好聽的官銜塞住我們的嘴，不再講他的壞話。你們想想看！

我的話有沒有幾分對？

馮 還可以毀壞我們在朋友裏面的信譽。

(李向右看，碰了一下蔡的手。動作重複着，大家用心打牌。)

李 (高聲)碰！

(全笑了。)

馮 你這壞小子，你算等着我的牌啦！

方 我這一輩子就不用想他這種手氣！

蔡 想不到你的手氣比我還要壞……

(守衛隊隊長由右上來。)

隊長 蔡將軍，您好！

蔡 隊長好！

隊長 四位打麻將玩兒！

蔡 是的。

隊長 蔡將軍財運高照！

蔡 託福！

(隊長下。)

蔡 聽我講，總司令決定要做皇帝。我昨天晚晌得到的情報。

馮 想不到他居然敢下這步棋！這簡直是向我們民黨挑釁！

方 革命革到底，我們就接受他的戰書。

李 我可膩味透了消極抵抗那套話！要幹就幹他個痛快！

蔡 大家既然一致反對，我們現在不妨研究一個方案出來。

李 可是我們拘在這兒，能夠幹得出什麼來？

蔡 老王關得住我們的身子，他關不住我們的心。我們還可以出主意叫人收拾他。

馮 子青，你先說說你的辦法。

蔡 我想先來一篇反抗的宣言，叫人私下遞給我們北京的同黨。宣言用不着長，只要把老王的罪

惡一條一條說成就成。有了宣言，反對他的人就好聚在一根旗子底下幹掉他。

李 講到文章，這是馮大哥的拿手好戲。

馮 不，不，這得你來寫宣言。第一要動人，第二要咬人，筆調得像報紙的社論才夠勁兒。我的筆調太

軟也太溫了。

李 (由衣袋取出紙筆)好說罷。

馮 當心！

(大家驟然回到牌上。遠遠走來四個換班的衛兵，站住向蔡致敬，向對面走掉。)

李 人來人往的，這兒倒像一個鬧市。

蔡 更好。

方 我們來擬這篇宣言。四個人總比一個人強。

馮 方小姐，你一個人就抵得住四個。

蔡 好啦，好啦。回到正題。（忽然）走路的聲音！

馮 我沒有看見人。

蔡 千萬當心！我們一開頭怎麼說？

（大家思維）

方 這樣怎麼樣？王某自掌握政柄以來，專權背信，凡所作爲，無不自絕於國人。

蔡 用做引子正好。

李 （記錄）好。我已經寫下來了。

馮 第一點。王某原是遜清家臣，視革命如眼中刺，自民國告成以來，坐收漁人之利，而倦戀舊主，久已存心有貳。

蔡 透澈得很。

李 （寫）好。再來。

方 第二點。王某不忠於共和國，往日當衆宣誓，今已棄如敝屣。

馮 對！要說就說個明白乾脆。

李 講下去。

蔡 第三點。凡反對王某之人，非遭暗殺，即拘入宮圍，復以顧問之名，掩飾囚禁之實。

方 他的罪惡還有的是！

李 請講。

馮 第四點。王某違法解散國會，壹意獨裁。

蔡 很對。

李 還有嗎？

方 有。第五點。王某意圖復辟，稱九五以自尊。

李 好。

馮 (大為緊張，耳語) 唐將軍！

(大家趕忙改變姿態)

蔡 出牌呀！

馮 我還沒有揭牌，你叫我打那兒出起？

(唐世龍由左邊上來，五十歲左右，軍裝，高大強壯，體力四溢)

唐世龍 諸位好！打麻將挑這樣一個風雅地方，你們真稱得起風流倜儻這四個字。

馮 唐將軍，我們懂得找樂子玩兒。

蔡 唐將軍，你來坐下打一牌。

唐(唐世龍簡稱) 謝謝你，我不來。天晴氣和，散散步比坐着強。

李 (不會藏好紙筆，安安靜靜翻過紙，在背面記數) 讓我看。子青，你方才是多少和一百，還是一百二十？

蔡 看你這記性！我剛和牌，你就忘掉記好了，一百二十和打麻將用筆記，也就是你！

唐 (離開) 諸位，失陪了，回頭見！

蔡和其他三人 唐將軍，回頭見！

蔡 (他們靜靜打牌，看他走遠) 好險！差點兒碰到他手上。

馮 來得也真巧，這傢活打那兒鑽出來的？

方 他是活鬼，叫我看呀，他是打地底下鑽出來的。

李 我到如今還是一身冷汗！你們不知道，我手裏這張紙就沒有來得及拿開。

蔡 我老早就警告你來的。

李 (看筆記) 我一共記下了五點。

方 請你讀一遍，好嗎？

蔡 不，不，唐世龍離這兒不遠，千萬收起那張紙罷。方仁，你把這幾點安排一下，等你擬好宣言，我們再看也不遲。

馮 我們有什麼法子跟外邊接觸嗎？

方 我有一個法子跟外頭通信。總司令有一位六姨太，我平日故意跟她要好，套她的話，買她的心，只要是不出賣她男人，她什麼也肯替我做。

蔡 方小姐，你這人當得起一個女中諸葛。只要有人好意幫忙，我們決不拿架子拒絕。宮裏頭人人是我們的對頭。牆會長眼睛，石頭會生耳朵。我看見顧先生來了。這位英文秘書，在老王手下那羣人裏頭，還就數他誠懇了。

(大家假裝打牌)

馮 他怕是宮裏頭唯一無二的老實人。

蔡 你說得對。他也許有話要跟我講，咱們的牌局還是散了罷。

(大家歸理好麻將，方李和馮不惶不忙地帶着牌匣下去。稍緩，進來顧秉忠，六十五歲光景，忠厚尊嚴，然而容易生氣。)

顧秉忠 好極了，你一個人在這兒，我正想老老實實跟你講句話。

蔡 顧先生有話跟我講。

顧(顧秉忠簡稱) 我這一向很爲你難過。

蔡 你這樣關心我，我只有感激。

顧 我的好蔡將軍，你是一個奶孩子的時候，我就認識你，就是如今，我照樣兒把你當做一個奶孩子看。

蔡 顧先生，我不配你那樣相愛。

顧 我知道你不配。好啦，子青，你爲什麼要一死兒反對總司令？

蔡 這事不由我作主。

顧 不由你作主，你這是什麼意思？子青，你不是小孩子！聽你們這種孩子話，我忍不住就要動氣。（擔心似地向四外張望）顧先生，請您放低聲音，說不定就有人偷聽我們講話。

顧 好罷。其實我是什麼都不怕的。

蔡 現在，您請講好了。

顧 子青，你是革命以來最勇敢的士兵，最勇敢的領袖。才分高，人緣好，僅僅因爲過於堅持自己的政見，你如今做了人家的階下之囚。依我看來，你這一向簡直是胡鬧。你就是這樣兒一種怪物，講常識豐富，講理想嚮高邈，可是這兩樣兒東西怎麼好拼成一個，我真還不明白你的路數。

蔡 把常識理想合而爲一，在我看來並不難。

顧 那麼，你這常識豐富的人，爲什麼你一死兒要給中國弄一個共和國？你那麼熱狂做什麼用？

蔡 因爲呀，舊制度必須把路子騰開。

顧 聽我講。對於中國人，最最相宜的政體倒是專制，從前如此，現在當然也如此。我們需要一個有力量同時也最能幹的人。法律，治安，和平，我們相信只有獨裁可以維持。打倒既成的權威。老實說，中國是得經過幾十年的紊亂，內戰，貧困！

蔡 顧先生，我非常尊重你的意見，不過就我看來，你的勸告也不過如此而已。你好像對一個新婚的女人講，生孩子苦透啦，孩子生下來還要掛累你一二十年頭，你可千萬不要生孩子。（熱烈）不過希望呀，永遠在女人心裏面活着。拿新觀念來重新創造世界的那些人，就好比千萬萬要做母親的人，準備好了喫苦挑擔子。

顧 你們這些年輕人，整天在發瘋作夢！

蔡 有些人年紀越活得大，好像就越不明白事理。

顧 你用不着挖苦我。

蔡 對不住，顧先生。

顧 你既然那樣明白事理，請問，你所知道的民主政治又是什麼樣子？

蔡 我曾經研究來的。

顧 研究！聽我講。我小時候是在外國受的教育。我在歐西各國作外交官也作了好幾年。我曾經親眼看見那些老牌子民主政治的實際結果。信也罷，不信也罷，人世就沒有什麼真正的民主。

萬一有的話，也不過是一堆爛貨，跟中國人並不相宜。再說，歐西各國現在並不相信民主政治這套鬼話。我們既然要學歐西，索興就學點兒真正摩登的東西。

蔡 你的話或許有道理，不過，歐西在政治上的成就，你也不能夠一口否認。事在人爲。假如理想可以實現，我們又何必抱殘守缺，不讓理想出頭露面？我們已經嚐夠了專制政體，尤其是異族的統治，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你攔不住人民朝着光明的大道走去。

顧 強詞奪理！你這話也好算做理由嗎？

蔡 我也許不知道我應當爲中國爭取那一種政體，可是我完全知道我不應當爲中國爭取什麼東西。我不需要暗殺，腐惡，奸詐的政府；可是眼前的政府，就是這樣子。只要我活下去一天，我就要反對牠，就要努力推翻牠。

顧 好啦好啦！我聽夠啦！你這樣興奮，我同你理論也白搭。子青，你不妨拿我的勸告斟酌一番。總司令不是一個頂壞的人，你要是瞭然於他的作法，你說不定也會喜歡他的。

蔡 顧先生，多謝您的好意。我知道您一向就待我好。

顧 我警告你一聲，你千萬要特別當心三個人。

蔡 那三個人？

顧 你得當心唐將軍，還有姓楊跟姓梁的。

蔡 你是說總司令的那位軍事顧問，中文秘書和財政顧問。

顧 對啦，爲總司令出壞主意做壞事的就是他們。唐世龍跟他的土匪先人一樣，野性難馴，狂暴異常，而又狡詐萬分。楊向辰，梁景范文雅多了，不過他們沒有原則，沒有心肝，你就不用妄想他們會幫別人打算。你得隨時當心才好。

蔡 顧先生，我不會忘記您的警告。

顧 方小姐來了。你們倆談罷。我走了。

蔡 顧先生，您好好兒走。

(顧下去了不久，方進來。她力求鎮靜，然而抑制不住刺激的表示。)

方 (緊張)我有話跟你講。

蔡 (向四面看)你講。

方 六姨太太才同我講，你北京的一家人叫人監視起來了。

蔡 是老王的主意。

方 是的。

蔡 他的戲法兒瞞不過我。還用說，他想拿他們做抵押，看我此後是否受他調度。

(他嘆氣，露出難受的樣子。)

方 收拾你收拾到你一家大小，也未免太殘忍了。

蔡 當年我把身子許給革命的時候，我早就準備好了喫苦喫到頭的。

方 我願意跟你跟到頭。（衝動地把手放在他的手裏面）子青，我要你知道，無論你受什麼罪，我的心永遠跟你在一起。

（彼此互相看着，感動了，蔡轉過頭去。）

方 你不覺得馮執義過於任性嗎？

蔡 老馮你倒可以放心。他雖說愛發牢騷，表面事事不在意，他的勇敢和決心你就別想有人比得上。他的悲觀論調是一種姿態，底下藏着了不起的智慧。我不放心的倒是李方仁。

方 你看他有什麼差池嗎？

蔡 差池倒沒有什麼。他的毛病就在年紀輕，人生觀不十分堅定。這種人需要監視。

方 這個世界真可怕，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們也不能夠相信。

蔡 方小姐，人類爲正義而戰的時候，往往顯得自己特別渺小，零亂，羸弱。同時販賣罪惡的那些人，偏偏又格外強壯。

方 我有時候覺得我簡直連自己也要懷疑。

蔡 （握起她的手）方小姐，別那樣想。

方 你看！唐世龍那壞傢伙又來了！

(他們走開，裝出隨便的樣子。唐稍緩進來。)

唐 你們挑了一個挺安靜的地方玩賞風景。

蔡 是的，站在亭子這兒往遠裏看，風景非常可愛。

唐 你們的牌局倒散得早。

蔡 本來是打着玩兒的。對不住，我要去寫點兒東西，失陪了。

唐 別是我把你趕走的？

蔡 那兒的話！方小姐，回頭見。唐將軍，回頭見。

(蔡下。)

唐 (其心若揭) 方小姐，你今天早晌好看極了。

方 (冷然) 是嗎？我倒不覺得。

唐 有些女人配衣服。有些女人就不。你隨便穿什麼全相宜。

方 唐將軍，您對我的衣服未免太關心了。

唐 方小姐，別生氣。我是一個粗人，我看見好東西，我就忍不住要嚷出來。

方 難道對方嫌討厭也不介意嗎？

唐方小姐，我不怪你跟我不生氣，你對我不好，對別人好，特別是對蔡將軍好，一千二百個有道理。
方（惱怒）先生，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唐一個女人關心一個男人，我不是瞎子，我看得見。只要你能夠證明你不愛蔡將軍，我就是啃靴子皮也甘心！

方唐將軍，你再敢侮辱我！

唐我太放肆啦，你原諒我才好。你看得出來，我非常妒忌蔡將軍。

方你沒有權利也沒有理由妒忌。

唐方小姐，蔡將軍是成了親的人，對於家室又很友愛，我奇怪你幹麼兒把心用在他身上。

方（十分惱怒）唐將軍，你的無禮我再也忍不下去啦！你是一再有意侮辱我，你要是高興干涉我的私事，我可不高興要你過問！

（唐望着她大怒而下。）

——幕——

第二景

三個月後某一清晨。總司令的內客室，富麗堂皇，金紅漆是木器和彫花版壁的主要顏色。隨處是珍貴的

玉石擺設。沿牆有書架，長几和古董櫥。中間是一張大書桌，兩側放着一把小椅。再往前去，左右兩側擺着一張小八仙桌，各自圍着四個小凳，玲瓏考究，古雅入目。左右兩門懸着繡花的緞帘。

陰柔削瘦的楊向辰，四十五歲左右，出語尖酸，活活一付清客相。他坐在右邊小凳上。梁景范是壯實的，年近五十，圓圓的面孔。

楊向辰 財神爺，你說，庫房還有多少錢？

梁景范 祕書先生，一半兒還多。全仗外國政府那幾筆借款，不然的話，庫房老早就四壁徒然了。

楊（楊向辰簡稱）表面上他們支持我們幹下去，可是，談到借款的細則，我聽說他們絲毫不肯放鬆。

梁（梁景范簡稱）你幾時聽說外國人白給錢的？

（顧由右上）

顧 楊先生，早晨好。梁先生，早晨好。

楊 顧先生，早晨好。

梁 顧先生，你好。

顧 總司令起來看公事沒有？

楊 起來了。正在接見一位重要的客人。我們在這兒等着傳見。你坐下來一塊兒等，好嗎？

顧 好罷。我正想跟你們談談復辟這個計劃。

梁 我們早就聽你談過了。你請講好了。

顧 你們的幹法兒你們不覺得太過分嗎？我總覺得要出毛病。

楊 反對我們的人要是不小心的話，他們倒是一定會出毛病的。

顧 你拿得太穩，也太自信了。

楊 (笑) 我們有理由自信。(向梁) 景范兄，你不嗎？(向顧) 復辟計劃由景范兄和其他幾位仁兄草擬，

包無問題。

顧 我有我的看法。

楊 顧先生，請問全國沒有一致籲請總司令正位嗎？

顧 我可沒有籲請！你們要是不用高壓的手段，管保你一張請願書也弄不到手！

梁 高壓有什麼不對，問題在壓得住！

楊 各省的督軍不全贊成嗎？

顧 那還不是你們拿錢買的！他們連魂靈兒也叫你們拿錢買了去！

梁 這你就過甚其詞了。做督軍的就沒有什麼魂靈兒，靈魂兒。

楊 各省省議會一致議決恢復帝制，要求總司令登基，我們祕書處天天接到這種公文。

顧 拿監牢恐嚇弄來的假東西，我根本反對！

楊 我們津貼的報紙天天吵着要總司令及早加冕。

顧 臨了兒，他們看到的是出殯！

楊 可是，我早就對你講過，人民一致要求總司令改元登基，創一姓萬世不朽之業。

梁 完全合法的一致要求。

顧 哼，乾脆我說了罷，是貪污納賄的結果！

楊 看你把話說的！一行有一行的路數，作官有作官的路數，這個你不懂，我們懂，總司令懂。管牠什麼路數！要緊的是人人贊成。我們達到了目的。這就成了。

顧 楊先生，寡廉鮮恥鮮以仁！

楊 講廉恥頂好別幹政治。可不是，我生下來的時候是有廉恥的，大了我覺得牠太不方便，我就扔掉了牠。

顧 你可記得孔夫子另一句話，忠信爲人之本！

楊 對呀！就因爲我們沒有肉，我們這才戴上了——一個空殼子。

顧 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楊 你作了一輩子官，按道理，你應當聽得懂才是。忠信是給老百姓用的，我們作官的向來就用不

着。不過社會上你也忠信，我也忠信，爲了不立異起見，我們也就只好戴上這個忠信的殼子。

顧 我還沒有聽過這種不要臉的……

楊 別着急，聽我解說。作官的虛有其表，正是一種最好的政策。我們假裝一切由民意支配。就拿總司令做皇帝這件事來講罷。我們不妨對人講，是老百姓主張復辟。當然他們並不這樣主張。不過，栽他們一句臟，說他們這樣主張，給我們開了一條退身之路。將來萬一人民反對，我們束手無策的時候，我們就乾脆公開承認民意反對復辟，就此漂漂亮亮地下臺了事。統治階級什麼也可以放棄，只有面子千萬丟不得。

顧 你這種玩世不恭的冷血動物我還是頭一回遇見。

楊 顧先生，我知道你頂不喜歡我，不過你既然喫官飯，我希望你至少表面上也要裝出喜歡我的樣子。

顧 承蒙忠告，多謝之至。記住我的話，你和你的詭計不會有好下場的！

（守衛隊長由左進來。）

隊長 總司令！

（梁和楊站起。顧看了他們一眼，由原路退出。）

（王承權由左上。五十九歲，短粗，然而強壯。大頭，頸項短而有力。灰色的光頭。往下垂的灰色的小鬍子。尊嚴，

透露尊嚴的地方是一雙眼睛，明光閃閃，像要看到對方的肺腑。面貌雖說鐵一般冷，他常常顯出一種脾氣好的微笑。他穿着便服。）

王承權 兩位好。

楊 總司令好。

梁 (同時)總司令好。

(隊長由右下。王走到書桌正中坐下。楊和梁侍立兩側。)

王(王承權簡稱) 今天早晌有什麼事嗎？

梁 這兒有二次借款的條文。

王 我隨後看。

楊 新宮殿的圖樣已經打出來了。籌備登基的大典也有了眉目。

王 你準備好了我俯允民情的詔敕嗎？

楊 我帶在這兒。我讀一邊嗎？

王 你把大意說給我聽好了。

楊 (取出文稿，似白似讀)庶民以九五之尊，勉朕，朕聞悉之下，殊為驚詫不擇，朕既無意於此，更無力承此重責也。朕已年老，所好唯和平頤養，早日得卸仔肩而已。庶民不察，再三相強，朕何德何能，

敢與湯武並步，是以再三堅拒。雖然，朕一生所力行不懈者，唯民意與天責，上蒼與庶民既不相諒，朕又何惜以餘生爲報。朕今遵命以南面，實惶恐而在心。如能救國，蹈火不辭，願以此志普告天下焉。

王 好。意思很好。我們表面一定要坦白。

楊 是。

王 籌備大典，千萬不要省錢，不要偷懶，不要怕麻煩。（向梁）景范，國庫能夠應付一切急需嗎？

梁 還好。我們雖說花了好幾百萬收買人心，可是庫裏還有好幾百萬，隨時準備總司令動用。

王 那我就放心了。（向楊）向辰，登基的大典以後倒要加緊練習才是。

楊 是。

王 一絲馬虎不得。

楊 是。

王 好啦，此外有什麼事，你們看着辦罷。向辰，你去看一下蔡同和他的黨羽，陪他們到這兒來談談。

（楊和梁相偕辭出。）

（隊長由右上。）

隊長 總司令，顧大人求見。

王 我現在見他。

隊長 是。

(隊長下——顧上。)

王 秉忠，我有好幾天沒有看見你。

顧 是，總司令。

王 你請坐。

顧 是。我有幾句不識輕重的話，冒昧出口，怕惹總司令生氣。

王 你用不着擔心我生你的氣。有些人老是順着我說話，我偏不愛聽。意見越不跟我一樣，說了出來，我倒覺得他們是真心爲我。咱倆是老哥兒們，你心上有事，痛快說給我聽好了。

顧 我隨大人出生入死，此心耿耿，也有三十年了，我向來不愛開口，不過今天早晌，我再也忍不住了。

王 你儘管講好了。

顧 我說的是恢復帝制這件事，大人似乎有些過分。平日我們對待政敵，劍及屨及，絲毫不肯放鬆，有識之士早已於心不平，議論紛紛，如今我們送給他們一個好藉口，他們煽惑人民起來怕也

就越發振振有詞了。我不願意我們給人把柄，將來鬧得國事日非，難以了結。大人還是重新考慮一下才好。

王 秉忠，老成謀國，你真是當之而無愧。不過，這就是我要說的，我老早考慮過了。

顧 大人肯俯納我的話嗎？

王 我得慢慢看。你讓我一點一點說給你聽。

顧 是。

王 我是舊日專暴政治訓練出來的一個官員。

顧 是。

王 就我切身的經驗看來，只有舊日的法度中國人民瞭解而且尊敬。

顧 不過時代不同了。

王 你以為時代有所不同，因為你出過洋，受過歐西的教育。不過，秉忠，講起做皇帝這件事，你應當明白，我沒有野心，也不感到興趣。貴為總司令，大權集於一身，我現在和做皇帝也差不到什麼地方去。拿我自己來說，我還有什麼要指望的？

顧 是。

王 吵着要復辟的不是我，是我的下屬和我的大兒子。我明白他們的心思。他們希望權位傳之久

遠。他們想望的東西，封官賜爵，只有皇帝能夠給。所以他們天天巴着我做皇帝。他們的弱點我，有什麼不知道的！問題是我必須給自己弄幾個忠心的隨從。要想他們忠心，我就得讓他們滿足。

顧

(輕輕嘆息) 唉！

王 一個人幹到我這步田地，不下就得上。我並不想結怨，可是幹來幹去，我的仇人好像越來越多了。我就是要下也下不得。我得顧到我和我一家人的安全。我要是現在或者隨便什麼時候交出政權的話，我那些數不清的仇人會把我和我一家人處死。你能說我這番話不對嗎？你是明白人，你設身處地替我想想看。

(衛兵由左上)

衛兵 總司令，大爺在外面等着傳見。

王 我這就見他。

衛兵 是。

(衛兵下)

王 好秉忠，我何嘗不想聽你的話，我何嘗不想有一天解甲歸田，優游林園，享受幾天晚年的清福。可是我不能夠，我辦不到。

顧 我——我非常同情你。

王 天下沒有可以完全自主的人。

顧 你得原諒我。我想我未免神經緊張了。

王 爲人上者，神經不宜於緊張。

顧 是。

王 秉忠，再見。可不，你得幫我好好進行。

顧 是，大人。

(顧由原路下。王思維着，稍緩，王傳寶由左上。)

王傳寶 爸爸，您忙罷？

王 傳寶，你來看我，我總喜歡見你的。

傳(王傳寶簡稱) 爸爸，您決意接受臣民的要求了沒有？

王 傳寶，你知道，我是爲你才這樣做的。

傳 那麼，我就是太子殿下了。

王 你開心了罷？

傳 還不是仗着爸爸。

王 怕的是你將來做不到半年皇帝，你就要怨恨自己不該生在帝王家了。

傳 我一定要學着好好兒做皇帝。（大步而行）爸爸，您平日怎麼就那麼尊嚴，我怎麼着也學不來。

王 好孩子，這不是學得來的。你尊嚴，你不尊嚴，那是天生的。

傳 您只要眼睛一動，人人就怕的要死。人家講，您一生氣，鐵打的將軍也會吓得滾到桌子底下。

王 （笑）我要他們這樣子。

傳 您知道臣民私下稱您什麼嗎？

王 我不知道。

傳 他們稱您雷神爺，有人簡直把您叫做活閻王。

王 隨他們叫我什麼好了，只要他們害怕就成。

傳 我也這樣想，有時候我學您衝兄弟們瞪眼睛，您猜怎麼樣，他們咬住嘴唇笑我，我要是一生氣呀，他們乾脆就哈哈笑出聲來。他們說我的樣子太好笑！

王 你得好好兒練習。

傳 爸爸，我想告訴您點兒事。

王 什麼事？

傳 我私下裏好久就準備着治理天下了。

王 治理天下？

傳 我用了好些年研究政治原理。

王 (笑) 政治原理？

傳 爸爸，您是笑我嗎？

王 好孩子，我不是笑你。政治原理是教書先生的玩藝兒，你學牠幹什麼？

傳 爸爸，請您告訴我，您統治中國成功的祕訣。

王 你年紀輕，我怕你不懂事。

傳 這就是您不對。遲早我有一天要即位的。越早知道，我越有利。

王 好，我就說一句給你聽。統治這兩個字太重了，我從來不往這上面想。我的法子就是挑選一

批人替我統治。這批人跟機器一樣，我撥一下就走動了。

傳 您有一般原則做參考嗎？

王 用不着空瀾的原則。我從實際經驗得到我的結論：大多數人容易上當，你就拿當給他們上；大多數人傾向妥協，我就想法子叫他們妥協；人人愛錢，我就拿錢收買；有人好說話，我就給他們戴上一個口罩；人皆有死，我就砍掉他們的腦髓；不過，不到最後，我是不肯這樣做的。

傳 我也得殺人嗎？

王 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把人殺掉往往是一條快路。

傳 爸爸，您再多說點兒給我聽，我在書本子裏頭就沒有看見您這種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王 獎賞從寬，可是懲罰應該從嚴。從前我在徐州練兵的時候，我有兩個辦法給兵士挑選：不是升官，就是殺頭。

傳 我得好好兒記住您的教訓。

王 統治的祕訣就在熟悉兩個字。熟悉你的左右，熟悉你四圍的人手。我有一樣長處，那就是在我跟前當差的人，別想有一點兒藏私。我能夠一眼看穿人家的行藏。我還不放心，私下用心考究他們的心性，探尋他們日常的來往，喜怒哀憎，爲的是到了緊要關頭，我好知道怎麼樣對付他們。我用不着什麼原理。人的關係隨人而異，我呀，我就用隨人而異的方法統治。

傳 爸爸，您太了不起啦！我做夢也想不到！

王 傳賢，這得慢慢來，你不妨先就我這番話想想。你走罷，我還要接見別人。

傳 是，爸爸。

（他由左下。王撤鈴。衛兵進來。）

王 有人在外邊等候嗎？

衛兵 楊祕書陪着蔡將軍，方小姐，馮先生和李先生在外邊等候召見。

王 請他們進來。

(衛兵下。楊偕蔡，方馮與李上。)

王 各位好。

蔡等 總司令好。

王 各位請坐。

蔡等 我們站着就成。總司令有話儘管吩咐好了。

王 那麼，就站着講。我發見總司令部重要官員沒有簽字要求我做皇帝的，只有你們四位。

蔡 我們的罪名已經很多，我們不願意再添上一個虛偽的罪名。總司令最懂得人性，就讓我們簽了字，馬上也會看破我們不是出於本心的。

王 (憐惜的聲調) 你們是三位大有作爲的男子漢，一位不甘雌伏的女英雄。我最忠心的下屬也趕不上你們的才分。有才分的人，我向例賞識，提拔，敬重。可是你們就像沒有把兒的快刀子，誰碰上去誰流血。給快刀子裝上個好把兒，別人不成，這得你們自己動手。

蔡 總司令太謬獎我們了。任命我們做高等顧問，我們知道感激。我們尊敬愛護我們的元首，不過，有一點，總司令務必寬宥我們，那就是，我們視爲神聖的原則我們不便放棄。

王 什麼叫做原則，我不很懂。你們反對帝制，就是反對我。

蔡 總司令不明白我們的觀點，我們覺得非常抱歉。

王 我不要跟你們辯論。我請你們來，就爲當面告訴你們：扭不過人民的公意，我決定改元立制。你們要是不肯積極贊成，我希望你們不必公然反對。好，現在四位請回去罷。不過，我警告你們一句：我隨時留意你們的行爲。

（蔡等四人鞠躬辭下。）

王 向辰，你看他們會胡鬧到底嗎？

楊 就是胡鬧到底，他們也不會有多大的作爲。我已經在李方仁那方面下手了。

王 怎麼樣？

楊 我發見這四個人裏頭，還就是姓李的好說話。我已經注意到他好些次了。

王 你臨了兒可別上他的當！

楊 這倒用不着擔心。李方仁沒有那三個人深沉，年事少，心性不定，容易上鉤。

王 你拿什麼哄他出賣他的朋友？

楊 恢復自由。額外還有獎賞。我曉得他急於搭救自己出去；讓他爲難的是出賣朋友這件事。

王 關鍵就在出賣朋友上。我不在乎姓李的那條性命。四個人裏頭，他頂不危險。不過，我要證據對付另外三個人，尤其是蔡同那小子。

楊是。

第三景

幕

一星期後某日上午，富麗堂皇的寶殿裏面聚滿了男男女女，穿着花色奪目的明代宮裝，演習登基的大典。這些衣飾是從最闊綽的戲箱取出來的，然而披戴起來，不分男女，全不像戲子那樣自然雅緻。他們分做若干小組，聚在一起低聲談笑。我們認識的有顧唐梁隊長，王傳賢，不認識的有梅輔臣將軍和總司令的一家大小：大太太，福建太太，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二公子，三公子和他唯一的小姐。四個衛兵分立在一旁做「官官」。

楊由外進來。

楊 總司令還沒有來嗎？

梁 還沒有，說是馬上就要來。

楊 (拍手，引人注意) 大家注意，我們才不過練習了三次，離正經還差得遠着哪。不是我說一句喪氣話，你們那付走相簡直是打上枷鎖的囚犯，一點兒沒有王家貴人的氣派。我現在再提醒大家

一聲，這不是來看好玩兒熱鬧的，你們裝扮什麼就得從裏到外是什麼，趕明兒總可令真登了基，誰要是禮節上出了差兒，誰可自己担當！

六姨太 楊大人，我是六姨太，按道理，我將來就是貴妃娘娘了，可是依你說，怎麼個走相才合我的身份呢？你知道，我是窮戶人家出身，我爸爸是一個理髮的。

楊 六姨太，當着這麼多人，您臨了兒兩句話，咽回去成不成？

六（六姨太簡稱） 咽什麼？

楊 六姨太，權當我沒有說好啦。您看過貴妃醉酒沒有？

六 還用說，當然看過。我看的還是小梅蘭芳的！

楊 那就成啦！

六 楊大人，您可忙糊塗啦！那是醉酒，我們這兒是登基，我這麼好一搖一擺的，可成個什麼體統！

楊 您說得對，讓我想想看。有啦！陳德霖的雁門關！不！不！那是太太太的身份，跟您不相宜。可不！大登殿您看過罷？

六 你是叫我學王寶釧？

楊 王寶釧！只要你學得像！

六 我學給您看看。

(性子急，她越要好，越顯得做作。她一脚踩住裙帶，險些兒跌倒。大家拍手大笑。)

楊 六姨太好極了！你只要不一扭一扭像花旦就成！(看見她傾覆)噫！怎麼的啦！沒有摔壞那兒！

傳 楊大人，你再教我一次。

楊 您又怎麼啦？

傳 別的沒有什麼，就是到寶座那一趟，我老覺得閃呼呼的。

楊 好。您先走一遍我看。

(傳寶軍人一樣走向御座。)

楊 喂！大少爺！您轉過身子來！您倒像個當兵的，那兒像個當太子的？

傳 好。我再試一次。

(他這次慢得如同一個待決的死囚。)

楊 老天爺！您這個走法兒簡直是給老子爺送殮嚶！

傳 (不免生氣)這不好，那不好，倒請你走個樣子看！

楊 大家請注意！我走給你們看。

(一付嚴肅的神色，他一步一步走向龍座。大家唧唧咕咕笑着。上到第二臺階，他踩住袍幅，脚步一亂，合身倒在上面。哄堂大笑。)

(王靜靜進來，看見了，笑着。)

隊長 (發見王) 總司令駕到!

(靜了。楊好不容易爬起來，哼了一聲，伸直身子。王穿着黃龍袍，怪樣兒看着楊，走向前來。)

王 向辰，我老早就叫你上臺階要當心。

楊 是，大人。

(王的行動同樣笨拙。他拾起袍幅，小心翼翼走上臺階，在寶座前面立定。楊閃在他後面偏右。)

王 大家全站好了。

(男女按着長幼官階，分兩排向下站開。)

王 今天早晨我時間不多，就練習加冕以後封爵那一部分。向辰，眼前有多少官爵要封？

楊 (取出一卷文件) 太子殿下，皇后，世子殿下，公主，貴妃，另外侯爵二名，子爵二名。

王 好。我們先打封太子這一節練習起。

(他坐在寶座，右手握着一柄玉璽。傳寶榜裏榜症站着，有人暗地掖了他一下，他先是惶，隨後鎮定了，強自

走到王前跪下。)

王 朕承天之德…… (低聲，向楊) 向辰，下面是什麼？ (重複楊的提示) 朕承天之德，茲立汝為太子

—— (向楊) 聲音大點兒，我聽不清。 (重複楊提示) 他日秉朕遺志，建大定萬世不朽之盛業，朕有

厚望焉。

傳 (仰首) 父皇，孩兒有一個疑問。

王 你說。

傳 父皇是天子，孩兒是父皇的親生長子，「茲立汝為太子，」這個「立」字豈不用得勉強？

王 可不，你說的倒也是。(向楊) 向辰，你說這怎麼辦？

楊 周公制禮，「字不可更易，吾皇明鑒。」

王 瞎白制禮也得合理。

梁 用「賜」字代替，陛下以為如何？

傳 「賜」我為太子，我原來就是，要人賜我做什麼？

梅輔臣 用「宣」字代替，陛下看怎麼樣？

王 「宣」汝為太子……就是牠罷。

傳 天生的事，父皇也用得着宜不宜的？

王 反正你是太子就得啦，管牠「宜」也好，「立」也好，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個說法兒，有什麼好

挑剔的？難道你要我「天生」汝為太子才開心？

傳 是，父皇。

王 好啦，你下去。現在輪到東宮皇后了。

（傳寶回到原來的地位。）

（王太太，一位五十歲的胖太太，搖搖幌幌，顛威威走上臺階跪下。）

王 朕承天之德，茲立……茲宣汝爲大定朝孝元皇后，汝其謹敬受命！

（大太太充滿了尊嚴和體重，起來了幾次還是倒下。福建太太掩口笑着，揚過去扶起大太太。她的重量讓他倒退了兩步。）

王 現在輪到西宮了。

（福建太太往前走出一步，然而不再行動。）

福建太太 萬歲爺，我提出抗議！

王 抗議什麼？

福建太太（簡稱） 我抗議你那位太太佔了我的先！

王 算啦，有什麼用處……

福建 從前你在福建娶我的時候，你說你沒有太太，我是老大，可是後來……

王 這問題不早解決啦，你還提牠幹什麼！

福建 平日委屈我做二太太也還罷了，可是如今總司令做了皇帝，我決不承認這臭娘兒們是正宮

娘娘！

大太太 你說誰臭娘兒們，你這打魚的騷貨！

楊 兩位太太，好啦！少說一句好啦！

王 向辰，隨她們吵去。這幾十年她們倆簡直把我吵暈了。索興讓她們倆今天吵個明白也好！

（人人急欲看個究竟）

福 我是打魚的，啊？你可知道我父親也是一個王子頭兒！

大（大太太簡稱） 叫化子頭兒！

福 那是你！

大 是你！

福 你父親是一個豬肉販子，難怪你死胖死胖的！

大 好在不是叫化子頭兒！

福 叫化子頭兒！一個叫化子頭兒抵得過十個賣豬肉的！

大 那你幹麼不在你那臭水坑待着？

福 那呀，那因為人家大元帥高興討我做老婆。

大 做小老婆！

福 你呀，你是老太婆！

大 趕着我不在，你驅上了我們家總司令！

福 又醜又胖，大元帥巴不得你不在！

大 你敢說我又醜又胖，你自己瘦得就剩下皮包骨頭！

福 你呀，你醜得希奇，胖得出奇！

大 (趨近) 你再說我醜，我挖出你的眼睛來！

福 醜醜看你又把我怎麼樣！

(大太太伸手抓她的臉，但是她把頭往後一閃就閃開了。大太太順手撕破她胸前的官裝。)

福 你動手打人，好嘍！

(她掄起右手，一個響亮的巴掌打在大太太的左耳。大太太不等她抽回手去，便一拳打落她的頭飾，頭髮披散下來。新貴失去了尊嚴，分成兩黨，吶喊助威。)

六 (鼓勵福建太太) 還她一拳頭！打掉她兩塊肉！

三姨太 (慫恿大太太) 打得好！打癩了她！

(雙方喘吁着，各自尋找地位。大太太有力氣，福建太太更輕捷。她們彼此撕着，抓着，揪着。大太太的頭飾散落了。兩個人靠近的時候，是大太太佔上風。)

四姨太（向福建太太建議）你到後邊去！

（福建太太接受她的暗示，掠起衣裙，圍着太太轉。太太喘氣喘得活像夏天的狗。她旋轉得眼花撩亂。福建太太一個箭步跳到她身後，伸手要抓她的頭髮。她沒有抓住頭髮，僅僅撕下她的領子。太太一掄胳膊，險些把她打在地上。）

三姨太 打得好！再給她一拳頭！

（福建太太趁太太不防備，揪住她的頭髮，拖着她走。）

六 好呀！揪下她的頭髮來！

四姨太 用點兒勁兒！

五姨太 用兩隻手！

王（忽然站起，大發雷霆）住手！

（雙方分開，喘着。看見王振怒，全肅然了。）

王 夠啦！你們倆給我丟夠了人啦！都給我滾出去！今天不練習了！

（大家不作聲，討了一場無趣，排班由兩門走出。楊往臺階底下走。）

王 向辰，這場吵鬧我，覺得不是什麼好兆。（嚴重）你爲什麼不趕早提醒我一聲？

楊 開頭我想攔阻來的。

王 你應當指出這是不祥之兆。

楊 女人吵架是稀鬆常有的事，總司令用不着掛心。

王 你不知道。當心下次別出這種亂子。我不喜歡這個。
楊 是大人。

—
幕
—

第
二
幕

第一景

一九二六年一月某日黃昏，一星期之後，馮執義在南海囚禁的地方，一間舒適的寢室兼書房。我們在這裏看見一張書桌，一把軟椅，一張床舖，一張小几，一個有門有窗的小櫥。貼牆是書架。往前是一張方桌，圍着四把椅子。左牆有窗。門開在右牆。

蔡同面向觀衆，坐在方桌前面。馮執義坐在他旁邊。

蔡 老王演習登基大典，中間出了笑話，你聽說沒有？

馮 不足爲奇。復辟這件事就是一齣小丑兒戲。

蔡 據說兩位太太搶着皇后當，鬧得翻天覆地，老王忽然一陣心血來潮，說這是不祥之兆。

馮 老王究竟不是尋常人，覺得出，感得到，別人就沒有這種預感了。

蔡 可惜是他沒有我知道的多。

馮 新近有什麼消息嗎？

蔡 他們可以恐嚇輿論，鉗制輿論。不過，我最近得到的情報，對他並不有利。商界，學界，教育界，文化

界，凡是受過教育的階層，全都反對恢復帝制。這些份子現在是孤立的，分離的，只要我好好把他們組織起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倒要看看老王有什麼本事招架。

馮 我看只有武力可以阻止，子青，只有你能夠統率這問罪之師。

蔡 話是對的，不過眼前就沒有路子逃出南海。我們得想點兒切實的辦法。（略緩）倒說，你注意到李方仁沒有？他近來有些叫人捉摸不定的樣子。

馮 我老早就想跟你講，你既然說到他，我們不妨從長談論談論。我覺得方仁這幾天特別沉靜，特別不愛開口。

蔡 你說不奇怪嗎？方小姐也這樣講。

馮 你疑惑方仁會在背地幹什麼壞事嗎？

蔡 執義，我永遠一心相與，永遠一懷熱望，可是我也永遠懷疑。現在我就是這樣子。對於他，我的疑心要比信心大。

馮 他或許不大舒服。他說他這幾夜老睡不安。

蔡 執義，方仁是你的好朋友，你應當幫他迴護兩句。不過，你自己明白，我們日夜和生死為鄰，每個朋友會變成強大的敵人，每個敵人會變成可能的朋友。

馮 子青，你說得透。我相信他為人忠誠，不過我也承認他缺少毅力，有些太愛性命。這樣辦罷，我同

他好好兒談談，你看怎麼樣？

蔡 用不着，用不着。他或許已經變了心，那你就是拿大道理跟他講，也是白講。把他交給我，我有法子……

（方珍輕着脚步進來，神情有些緊張。她把手指放在嘴邊警告，奔到他們跟前。）

方 我有消息報告。糟透了！非常緊急！

蔡 你快講！

方 李方仁的事！

蔡 他怎麼樣？

方 他們在勾引他。

蔡 勾引他？

方 他就要上鈎！

蔡 （看着馮）哼——！

馮 你怎麼知道的？

方 六姨太告訴我的。我拿話探她探出來的。

馮 你的情報牢靠嗎？

方 我想牢靠。六姨太不是老王的寵人兒嗎？老王什麼話也告訴她。

蔡 好。你往下講。

方 老王叫楊向辰試探李方仁。只要李方仁肯洩露我們這方面的機秘，他就可以恢復自由，得到重酬。他已經心動了，就欠講給他們聽。他想救下自己的性命，可是他不好意思犧牲我們這些朋友。

蔡 你怎麼知道這個？

方 李方仁答應明天給楊向辰回話，明天！

蔡 (沈毅)很好。李方仁今天晚晌就得死。

(馮和方靜靜看着蔡。)

馮 子青，我贊成你的動議。

方 我也同意。

蔡 我們意見已經一致了，我們現在想一個執行的方法。

馮 我應當爲李方仁負責。是我把他介紹給你的。

蔡 你用不着那樣想。

馮 我是他的保證人，制裁他是我的責任。我同時是他的知己，救他也是我的責任。我要他今天死。

在我手上！

蔡 不過擔當干係，我們全有份兒。

方 當然。

馮 好。就這麼決定了。

蔡 你想用什麼方法執行？

(馮走向小棚，打開抽屜，取出一個小銀盒，然後他打開一個柳條茶窩，把小銀盒裏面的東西傾入茶籠裏，和方靜靜看着他。)

馮 我一向隨身總帶着這個東西。靈得很，兩分鐘可以送掉一條老牛的性命。

蔡 現在你打算怎麼着？

馮 方小姐，請你過去看一下老李，對他講，我盼他過來談談。你的樣子要放平靜。

方 馮先生，我感動極了。

馮 方小姐，你這就去罷。

(方下。)

蔡 執義，我欽佩你。我要是有你這樣半打的朋友，我可以把世界翻一個過兒！這不是好玩兒的事，你明白嗎？

馮 我願意擔當事後種種意外，不過，進行順利，我看也沒有什麼意外要發生。

蔡 我們今天要是能夠順順當當封住方仁的口，老王一定明白是我們的勾當。我們這下子抄了他的近路。他怕面子難堪，也許不拿這事放在心上。

馮 你放心吧，方仁交給我辦好了。我想你也該走了。

蔡 (握住馮的兩手) 執義，全仗着你了。你這樣冷靜，我相信你會成功的。

馮 回頭見。

(蔡下。馮由窗裏取下一瓶酒和一個酒杯，放在方桌上。他斟滿一杯酒，然而沒有飲。他來回走動，站住，向外看，然後重新安詳地踱着。門輕輕推開，李方仁默然站在門道。)

馮 (熱誠) 嘻，老李！進來，進來呀！

(他過去揪住李的胳膊，把他拉到方桌跟前。)

李 (謹慎) 方小姐說你想見我。什麼事？

馮 什麼事？還用得着我講！我一個大悶得快要死。

李 你一到黃昏總喜歡唸唸書，所以我怕過來打吵你。

馮 這幾天不成了。

李 爲什麼？

馮（推心置腹）老李，我告訴你。這幾天我可不掛勁兒。我老想家——特別是我那個小的，足足兩歲，你見過的。

李 小可愛的模樣。

馮 我覺得我像要遭什麼事的樣子。

李 想不到你也會迷信。

馮 平常我並不迷信的。噢，對不住。讓我端這杯酒給你喝。

李 謝謝你，我不想喝。我在兩頓飯中間，向例不喝酒。

馮 我也不，不過，喝點兒酒，我覺得自己振作點兒。你不喝酒，那麼，喝一杯茶罷。

李 嚀。我這一下午儘喝茶了。

馮 你沒有喝過我這茶葉。這是清宮裏面的貢茶。顧將軍送了一包給蔡同。我搶了他半包來。你嚀一杯也是好的。

（他掀開茶窩，斟了一杯茶，端到李前面。）

李 不敢當。你怎麼會忽然迷信起來了呢？你倒說說看。

馮 我也摸不清自己是怎麼回事，這幾天心裏頭七上八下的，自己跟自己搗鬼，弄得自己心神不寧。

李 或許有什麼事讓你這樣……瞎起疑心。

馮 老蔡說得對，我們就是要起疑心，我們應當疑惑我們的仇敵，決不應當疑惑自己的朋友。

李 執義兄，你相信人間有所謂道德標準嗎？

馮 我不相信。特別是那種客觀的道德標準，站在我們以外來裁判我們。那簡直是騙人。

李 是的。你覺得好壞善惡這些東西怎麼樣？

馮 這些東西呀，叫我看來，全是道學先生的玩藝兒。

李 你是說人間沒有這些東西。

馮 我是說，人生並不簡單，可以劃然分成黑和白，分成好壞善惡。方仁，毀壞人生的不是罪惡，不是做壞事，不是忍痛喫苦，倒是黑白混淆，倒是道德卽罪惡，罪惡卽道德。

李 我不懂你的意思。

馮 譬如說，中國人喜愛和平。這不是一種道德嗎？然而我們如今所受的罪，就是因爲我們喜愛和平。西方人喜愛侵略。這不是一種罪惡嗎？可是他們享受侵略的好處。

李 不過暗殺這種事，比方說，是不能夠辯護的。

馮 有些人應當暗殺掉。

李 可是你殺死的人萬一是一個好人呢？

馮 你只要在上找得出一個好人，我就同你討論這個問題。

李 這樣罷。假定你殺死一個無辜的人。

馮 你只要在上找得出一個無辜的人，我就陪你研究這個問題。

李 你太刻薄了。照你那種說法，好壞既然不分，一個人就可以隨意胡爲了。

馮 你的結論是錯的。正確的歸納應當是這樣的：生而爲人，就有職責，叫道德減少過失，叫罪惡不

太惹人注目。

李 說了歸齊，你還是一個道德論者。

馮 算啦，說空話沒有什麼意思。（舉起酒杯）祝你一杯，老兄弟。（李舉起茶杯要飲）等一等。你的茶涼了。

李 我不在乎涼不涼。

馮 我可不在乎。茶冷表示主人缺欠禮貌。我給你另斟一杯熱的。

（他舉起茶杯，傾入痰盂，斟了一杯熱茶，放在李前面。）

李 老朋友，祝你萬事如意！（同時啜茶飲酒）茶的氣味很香很醇，就是味道怪怪的。

馮 本來嚟，這茶是皇上喝的。貢茶是難得的好東西，所以味道怪。

李 （面色變白，恐懼）我怎麼得啦？

馮 你怎麼啦？

李 我覺得……噢……噢……我燒得幌！救命！

(他掙扎着，向門口蹣跚着。馮過來攙住他，讓他在床上躺下。)

馮 不要大驚小怪。我在這兒哪。停一分鐘你就好了。

李 (起來)噢！救命！有人害我！

馮 別嚷！老兄弟，安靜點兒！

(稍緩，一個看守的衛兵奔入。)

衛兵 什麼事？

(無人答理。隊長忽忽進來。)

隊長 什麼事？

馮 李先生大概中了風啦。

李 (掙扎着)不！不是我！……中了毒！噢！茶……茶……(指馮)他，他……毒……毒死我的。

(李力竭癱倒。衛兵守住他。)

馮 胡說八道，茶一點沒有毛病。你看我來喝。

(他走去喝茶。)

隊長 (攔住)馮先生，不要喝！茶裏要是沒有下毒，我們有的是法子試驗。

馮 好罷，隨你辦。

(他走到方桌另一端，安然坐下。隊長檢查茶杯，嗅着茶的氣味。他盯了馮一眼，但是馮把背轉給他。)

衛兵 我看李先生死啦。

隊長 好，你看住他，不許任何人進來。不要叫人碰這個茶杯。馮先生，對不住，你陪我走一趟。我們得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

馮 好罷。

(馮站起來，偕隊長下。)

——幕——

第二景

隔了一天。皇宮裏面一間地窖，黑暗，潮濕，多塵，樣子像一座墳。右面是一個鐵門。當中放着這張空桌子，一把椅子。唯一的燈光，是桌子上的兩隻蠟燭。後面掛着一張大帷幕。

唐世龍面向門坐着。兩側立着一個衛兵。

唐 (彷彿自言自語) 他不招，我有法子叫他招。(乾脆) 帶犯人進來。

(下去一個衛兵，不久帶進馮執義，後面跟着一個衛兵。馮態度如常，不燥不揚，不怯不餒，默然望着唐。衛兵要他跪下，他不睬理。)

唐 (向衛兵)由他去。(向馮)馮執義，我要知道你爲什麼毒死李方仁。

馮 我爲什麼毒死他，我不想同別人講。

唐 我現在就是想問出你的動機。

馮 跟我算賬的是天，不是人。

唐 你只要招供，我們全好通融。

馮 我不貪圖你們什麼通融不通融的。

唐 馮執義，你知道我們清楚你爲什麼害死李方仁。不過，我們還想多知道一些，只要你講出你同黨的作爲，我們決定饒你一死。好啦，別固執，你是一個頂通情理的人。

馮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唐 你有。撇開你自己，單單說蔡將軍和方小姐，你就可以供給我們許多材料。你只要一五一十全招出來，我們一定好好兒看待你。

馮 我跟你說過了，我沒有話講。

唐 好啦，誰出主意害死李方仁的？

馮 是我。

唐 蔡將軍和方小姐真就毫不知情嗎？

馮 不知道。

唐 你以爲我肯相信你嗎？

馮 你愛相信什麼就相信什麼，跟我沒有關係。

唐 馮執義，聽我講！蔡同，方珍，李方仁和你，你們圖謀不軌，我相信外邊一定有人跟你們互相勾結。你頂好詳細講給我聽，我們會——會賞你大官兒作！

馮 我命都不想要，你還想拿高官厚祿來引誘我！我不怕死，我早就橫了心等死。

唐 (不復忍耐) 喝！你不怕？你不怕？我知道你不怕。你以爲我們會讓你躺在鴨絨牀上，聽着天上的仙樂，舒舒坦坦地咽氣嗎？你呀，你想死也沒有那麼便當，死也不見得就那麼容易！我們要叫你活着，活着想死死不成，除非留下你的口供來！(向衛兵) 拉開幔帳！

(兩個衛兵把帷幕慢慢拉開，露出一具棺材，用兩條板凳架起，蓋子放在旁邊地上。)

唐 你害死的好朋友就躺在那裏面。現在我們留你一個人在這兒，你好好兒同他親近親近罷。(在門邊停住) 你是一個樂天派，你就乘興兒樂個大發好啦！

(唐帶着衛兵下。鐵門閉鎖，下鎖。)

馮

(馮轉過身子，思索的神情，拿背朝着棺材。他努力集中他紛繁的思緒。皺着眉，手拄着下頰，他動也不動站了一分鐘。但是死一般的沈靜似乎壓住他。他走了一步，搖掉牠的魔誘。他好像聽見背後有聲響。他摒住氣來聽。他急忙轉過頭，瞥了一眼棺材，急忙又把頭轉開。他好像聽見屋子到處全有細碎的音響，不免恐怖了，向四面瞭望。他快步來回走動，好像要拿他的脚步淹掉別的響聲。他留意不看棺材。忽然有什麼東西抓住他的注意。他站住聽，向前面用力看着。他的視線不由自主，慢慢移向棺材。他提起精神，轉開身子。他看見椅子，過去坐下。他閉住眼睛，動也不動停了一刻。隨後他忽然伸手蓋住耳朵。眼睛閉住，耳朵掩住，他慢慢上下搖擺身體。他不搖擺了，一點一點睜開眼睛，定定地看着空中。慢慢不由自主，他的視線移向棺材。棺材似乎魔住了他。原來蒙住耳朵的手，如今軟軟地放下來。他的眼睛離不開棺材。他慢慢站起，一步一步走向棺材，彷彿抵擋不住一種巨大的力量。他走了一半路，差不多可以望到棺材裏面。他拿胳膊蒙住眼睛。他慢慢地往前走了三步，站住不動。他幾次想把胳膊放下來，然而沒有成功。胳膊忽然摔開，他畏懼而又亟亟地看進棺材。他有一時什麼也不會看見。)

(看清楚了) 噢……

噢！

(跪下來，手掩住眼睛。他這樣待了半晌。隨後他驚覺了，手伸向棺材) 方仁！方

仁！你聽得見我的話嗎？好兄弟，聽我一句話。爲什麼你想出賣你頂好的朋友？方仁，青天在上，是你自己害死自己。你不知道我弄死你我多難受。饒恕我，好兄弟，饒恕我，我不過是一個執刑的人。我自己也沒有幾天好活。好兄弟，我在陰間和你相會以後，我會好好兒解釋給你聽的。我沒

有對不住你的地方。

（訴完了衷曲，他心頭輕鬆了許多。他慢慢走向椅子，坐了進去。他恢復了平靜。腳步聲近了。鎖開開，鐵門拉開，唐世龍在門限裏面站住。他望着馮。衛兵站在門道。）

唐

（靜靜地）哼！我看你滿不在乎麼！好罷！樂天派不怕死屍，是不是我還當殺人的人是有良心哪，（發怒）可是你呀，就沒有良心！沒有良心！……你成心跟我作對，是不是？我倒要試試你看誰鬥得過誰！（魔鬼般）聽我講！我再給你一點鐘考慮。我回來的時候，你要是依然固執到底，叫人把你攔在棺材裏面，在你好朋友的屍首上過夜。對啦！棺材蓋子也給你釘上！哥兒倆甜甜地過一夜，開心罷！哈哈。

（他和衛兵退出。馮望着棺材，長嘆一聲，慢慢把頭低下。）

第三景

幕

兩天以後某日清晨，方珍在南海囚禁的地方，一間精緻的小客室。
方珍在沙發上看書。蔡同由外進來。

方 子青，早晨好。

蔡 方小姐，你好。

方 請坐，子青。

蔡 我不坐，我走過你的房間，進來警告你一聲。

方 有什麼消息嗎？

蔡 沒有。自從方仁死了以後，老王下令加緊看守我們。他任命姓唐的那個壞蛋監視我們。我們現在得格外小心。

方 你聽人講起他們怎麼樣懲治我們的老馮嗎？我一想到就難過。

蔡 可憐的執義！可敬的執義！那樣高的才分！一千人裏頭挑不出那樣一個來！一百年裏頭你別想有人比得上他！

方 你想他們逼得出他的口供嗎？

蔡 決不會！我清楚他這個人的。他萬一招認的話，我對於人世真是一點點也不樂觀了。老馮是鐵打的硬漢，閻羅王也拿他沒有辦法。

方 蔡將軍，我直想哭。

蔡 哭？方珍，我們應當歡喜！只有歡喜！因為臨了兒，勝利的是精神，文化，理智；臨了兒總是意志打敗

野蠻的武力，獸性的遺留。像老馮那樣令人起敬的君子，要幾代，幾世紀的自然和優良的傳統培養一個出來。他這樣一個人抵得住地獄裏面所有的牛鬼神蛇。我真願意我的性命換回他那樣一個人的性命。

方 子青，你有力量叫人在頂沉痛的時候也活下去！

蔡 (握拳)這些殘忍的東西，碰到我手上，別想我饒了他們！

方 輕點兒！我聽見有人來。

蔡 (長嘆一口氣)好，我應該走啦。早晨天氣好極了，你出來散散步也好。

(六姨太在門口出現)

蔡 噢！六夫人來了！你好呀！

六 蔡將軍，我總是那樣子好。噢！你用不着走，我沒有事，進來不過是聊聊天兒。

六 再見罷。我走啦，你們聊天兒聊得更帶勁。可別在背後糟蹋我們男人呀！

六 蔡將軍，你放心，你們男人值幾個大，我們還牠幾個大。

蔡 那就好。

(蔡笑下)

方 六夫人，你來坐在沙發上。

（兩人坐在一起）

六 其實男人對男人要比我們女人對男人狠心多了。

方 你是說……

六 我是說那位溫文爾雅的馮先生，叫他們收拾得不成一個樣子。

方 你講給我聽！不！你別講給我聽！還是講的好。

六 我不講，也有別人講給你聽的。

方 那麼，請講好了。

六 他們想不出法子叫他招口供。他們就把他攔在棺材裏頭，身子底下是李方仁的屍首，然後把棺材蓋子釘住。第二天，他們掀開蓋子，把馮先生從裏面吊起來，可憐他已經瘋了，嘴裏噉哩咕嚕的不知道說些什麼。他們又把他扔進棺材，釘上蓋子，就連他連屍首一塊兒活埋了。（方用手覆住臉，顫索着）我的好人，別這樣傷心。上天有眼，這種事要遭報應的。（方並不注意）可是我要說的是蔡將軍。

方 （驚醒）什麼？蔡將軍又怎麼啦？

六 我真不知道是告訴你好，還是不告訴你好。

方 我求你馬上講給我聽。

六 你知道，我們大人頂怕蔡將軍。

方 是的，你快說！

六 (四面張望，身子靠近，聲音放低) 老頭子決定要蔡

方 要蔡的性命？

(六姨太嚴重地點了幾下頭。)

方 (發狂) 噢！幫我救救他！救救他！救救他！(跪在她前面) 幫我救下他的性命！我求你！我求你！為我救下他。

(她把頭埋在六姨太的裙幅上。)

六 方小姐！方小姐！你請起來！我答應你，我想法子救他，可是你先得鎮靜點兒。好啦，方小姐，坐下來，讓我們好好兒談談。方小姐，我有一句話問你，你得把真話講給我聽。

方 (沒有抬起頭) 問我什麼？

六 方小姐，看着我。你愛蔡將軍，還是不愛蔡將軍？

方 (越發把頭低下去) 我愛他。

六 你想救他，是不是就單為這個？

方 不是的。我到現在還決不定我更愛他，還是更愛民國。

六 你知道，他是一個有家室的人，很疼太太和孩子。

方 我從來沒有表示過我愛他。

六（攙住方）你這苦命的孩子（略緩）我們該怎麼辦？

方 你答應幫我救他。

六 好孩子，我當然肯幫你救他！我砍掉一隻胳膊也要幫你救他。不過——這不濟事的。

方 總司令頂聽你的話。

六 這就是我要說的呀。你知道他為什麼喜歡我？就因為我不過問政治呀什麼的。他說我跟他團圓的那些聰明男人聰明女人全不一樣。他跟我在一起為的是換換樣兒，舒展舒展。

方 我只有你這麼一位朋友。你要是不幫我救他，我就一點兒指望也沒有了。

六 我要是去見我們大人，求他饒下蔡將軍的性命，別瞧他喜歡我，他一生氣就許殺死我。

方 你不能够幫蔡將軍……哎……逃走嗎？

六 我怎麼能夠？我一個幫手也沒有。我一個人做出什麼事來？

方 這樣說來，我可愛的民國是注定要完了。我也注定要完了。我還活個什麼勁兒？我也用不着活了。

六 我的好小姐，我的好方珍，快別這麼說！你答應我別心亂。我想法子給你打聽些消息來。你這樣

子，我丟下你，我心裏真覺得對不住你，可是，我得去照料一下我那小孩子。我一騰下手，我就來看你。好啦，我的好小姐，打起精神來！答應我你不跟自己過不去。
好，我答應你。
六 我馬上就回來。

（六姨太忽忽下，方墜入沉思。唐世龍默然站在門口。）

唐 方小姐，早晨好。

方 （一驚）你？

唐 （帶笑）我不打攪你罷？

方 （厭惡地看着他）你知道，唐將軍，我早晨不接見客人的。

唐 方小姐，那我知道，不過，我來是有點兒小事就教。

（他不待邀請，過來坐下。）

方 請你就趕快把你的貴幹說出來好啦。

唐 方小姐，我看你是存心跟我過意不去。

方 請你講你那點兒小事。

唐 好好，我就要講到。我今天早上到這兒來幫你一個小忙。

方 我可沒有預備感激你。

唐 我來送你一個頂大的人情。

方 我並不感到興趣。

唐 你馬上就要感到興趣。你聽我講。我先告訴你一個秘密。

方 你講好啦。

唐 總司令決定要除掉蔡將軍。

方 你這是什麼意思？

唐 我是說，明天晚晌你就別想再看見蔡將軍了。

方 真的嗎？

唐 怪呀，你一點兒不覺得驚奇！

方 爲什麼我要驚奇？你不是見天兒揀着我們殺嗎？

唐 方小姐，上命所在，概不由己。我不過是奉行罷了。

方 你似乎奉行得滿高興嘍！

唐 我們還有正經談，別談這個。我乾脆同你講了罷。我願意搭救蔡將軍。

方 什麼？

唐 不過，有一個條件。我讓他逃走。

方 唐將軍，你要是想拿這個來騙我，你還得長得滑頭點兒。

唐 你看你這人！我用心再好，你也總在懷疑！

方 聽你的話，你倒真像要不顧性命，對總司令不忠心……可是爲什麼，請問！

唐 問得好。我的回答是，我不是傻瓜蛋，我相信天命。

方 請你解說明白。

唐 當然。你聽我講。我在官場混得很久。我懂得裏面的行情變化。我相信隱隱之中，有天命在焉。

方 怎麼樣？

唐 我覺得總司令的作法兒有些過分。我看他的官星要往西沉。蔡將軍不僅是一位前程萬里的大領袖，而且洪福齊天，貴不可言。

方 當真！

唐 作官的祕訣就在，不僅僅巴結當權的人，還得發見頂替他的人，隨時溜到繼承者這邊來。可不是，我作了三十年官，不會動搖，就因爲我老早看準了誰要走運。

方 你的眼睛倒尖。

唐 就是幹活兒也不差。我懂得怎麼樣料理自己。我是一個看風行船的政客，我現在給蔡將軍一

個機會，完全是處世自私的路數。我的解說你滿意了罷？

方 就算我相信你這套子話好啦。

唐 不過放他逃走，是一樁玩兒性命的事。我安排蔡將軍逃走，想法子叫人看不出是我放他。出了岔子，自然會有別人承當。不過，誰知道，運氣壞，說不定我就要大禍臨頭總司令的脾氣要是一發作起來，天王爺老子也怕他。我犯不上冒這個險，除非滿足一個條件。方小姐，全看你。

方 我跟這有什麼關係？

唐 大有關係。

方 我等着你往明白裏講。

唐 說出口來，很不容易。這是，你看，假如——假如——

方 假如什麼？

唐 你聽我講。我今天晚晌就設法讓蔡將軍逃走，假如——假如你——假如你肯——你真就猜不出我的條件嗎？（湊近）你跟我好！

方 你這畜牲！

唐 （不介意，站起）很好。隨你挑選！反正明天晚晌有人要砍頭就是了。
方 噢，天呀！

(她把頭埋在胳膊裏面。她一躍而起，充滿了矛盾的心情，在屋子裏面亂轉。唐透出魔鬼的喜悅看她難受。)

唐 方小姐，我等着你答覆。

方 (熱烈) 我要把我的答覆一直講給你們的總司令聽。

唐 (冷笑) 你以為他會相信你的話，不相信我的話嗎？

(方繼續在痛苦之中旋轉。)

唐 方小姐，應呀還是不應？(她不作聲) 我不能夠在這兒等一整天。我走啦。方小姐，再見。

方 (站住，下了決心) 好！我答應，不過……

唐 這不就截了嘛！

方 要我……跟你好，你必須拿出蔡將軍平安逃出虎口的真憑實據，才可以。

唐 (眉飛色舞) 我不心急。我一定拿證據來。

方 真而又真的文件！

唐 當然！我現在該走啦，我得讓蔡將軍有個準備。可不，我倆的條件你得絕對保守秘密！

方 你看我像洩露秘密的人嗎？

唐 我相信你回頭見！

(唐下方蹣跚到沙發前面，合身倒了進去。她哭着過了一刻，六姨太進來。)

六 方小姐，你還爲這事難受嗎？

方 (頹然，低聲) 是。

六 你覺得好點兒嗎？

方 好點兒。

六 你經得住再聽一點消息嗎？

方 經得住。

六 他們計劃……明天晚晌幹掉他。

方 (長嘆一聲) 嗜！

六 你是不是覺得沒有辦法，只好隨他去了？

方 是的。

六 我想盡了方法，可是……

方 我想緊接着就該輪到我了罷？

六 什麼？

方 我希望他們也把我殺死！

六 誰殺死你？

方 還有誰總司令。剩下的也就是我一個人了。

六 好方小姐，你不是我頂好的朋友嗎？

方 是的。

六 我倒要看看誰敢拿指頭尖兒碰碰你！

方 總司令是不饒人的。

六 他不會不饒你。他常常提起你父親，很尊敬他老人家。

方 是嗎？

六 他說，在他同事裏面，他頂喜歡也頂敬重你父親。他說他把你拘在這兒，就是怕你傷害自己。

方 不是怕我反對他？

六 也爲這個，不過他說，你祇是一個女人，只要把你拘在宮裏面，你也就不能有所作爲了。

方 噢！

六 我打聽出來的那點兒消息，我已經告訴了你，我還是走開找個機會幫幫你的忙好。

方 你對我太好啦！

六 方小姐，別老難受！從現在到明天晚晌，還有的是時間哪。

方 我也這樣希望！

六 方小姐，再見。我一有消息，就跑來告訴你。
方 謝謝你。再見。

(六姨太下，稍緩，蔡同上。)

蔡 我剛剛離開唐世龍！我來謝謝你，方珍，全仗你的力量，他才想法子放我逃走。他說你爲我求情，求得很厲害。

方 他願意幫你逃走，沒有說起別的理由嗎？

蔡 他說他相信星象，沒有再提起別的。

方 你不覺得這裏頭有什麼鬼嗎？

蔡 我覺得沒有什麼。我相信他會幫我出險的。

方 你以後的計劃是什麼？

蔡 我先逃到外國。我相信他們會拿錢和軍火供給我的。然後我繞道回到我的故鄉雲南，聚起我的舊部大幹一番。我想用不了多少時間的。也許不等老王登基，我那邊就動了手。

方 我的精神永遠跟你在一起。

蔡 可是，你爲什麼不跟我一起逃走？我去跟唐世龍商量商量看。
方 不用不用！我會妨害你逃走的。我在這兒很平安的。

蔡 我答應和唐世龍馬上再談一次。我今天這一天忙極了，我現在就向你告別了。

方 你平安達到目的地以後，你想法子寫信給我。

蔡 當然，我一定想法子把信遞給你。只要你在這兒不受害，我就放心了。

方 （頭轉開，眼看着地板，語氣單調）我不會受害的。

蔡 我想他們決不會對你有什麼無禮的舉動。

方 決不會的。

蔡 他們能夠把一個女人怎麼樣呢？

方 是呀，能夠怎麼樣呢？

蔡 方珍，你現在心裏想着什麼事，不對嗎？

方 我心裏沒有事。

蔡 你像有什麼事的樣子。

方 沒有。

蔡 真沒有嗎？

方 當真沒有。

蔡 好，那我就歡喜啦。我不能夠再逗留了，我的好方珍，再見。

方 (衝動) 我……我覺得我好像再也見不到你了！

蔡 方珍，你千萬不要那樣想。你在這兒很平安。至於我，危險自然難免，我會當心的。你放心好了。方珍，再見啦！

方 再見啦。

(蔡稍緩下)

幕

第四景

兩個月後，某日黃昏。景同前。方珍坐在書桌前面寫信。六姨太由外進來。

六 方小姐，我有東西給你！

(六姨太取出一封信給她)

方 可來啦！

(她打開信讀着)

六 是蔡將軍來的？(方不回答)你講呀？(方點頭，看信)快點兒，方小姐，我急死啦！(方讀完信，把信藏在

身上)真是他的信嗎?

方 是的。

六 他平安嗎?

方 平安。

六 他如今在什麼地方?

方 在雲南。

六 他好嗎?

方 好的。

六 那我就高興了。(看着方)方小姐,你在想着什麼呀?

方 我沒有想着什麼。

六 我的好小姐,你得到他的信息,難道不歡喜嗎?

方 噢,歡喜的。

六 可是你不像歡喜的樣子。

方 不像嗎?

六 你這人真奇怪!你在宮裏面又平安又舒服,他在外面又平安又好,你還指望些什麼呢?

方 我不指望什麼。

六 也許信裏頭有話——

方 信裏頭沒有什麼。

六 好啦，我不盤問你了，本來我也沒有權利問。你什麼時候高興，什麼時候告訴我好了。我得走啦。我來就爲給你送這封信。

方 勞你親自送來。我實在感激。

六 好啦，我沒有事啦，回頭見。你可別一腦門子不快活呀！說真話，你應當謝天謝地才是哪！回頭見。回頭見。

（六姨太下方坐在轉椅裏面思維着。不久，唐世龍出現了，進來坐在沙發上。方躲開他。）

唐 方小姐，你好。（方畏懼地看着他，不回答）方小姐，兩個月以前，我們倆商量一宗生意，我那方面已經交代清楚了。（她靜靜地看着他）我不斷拿他平安逃走的物證給你看，報紙上的新聞哪，在國外照的相片哪，他到了雲南的報告哪，可是你總是不肯相信。你還指望些什麼呢？

方 真而又真的證據。

唐 什麼叫做真而又真的證據？

方 他說的話。

唐 除非他把話寫下來，否則，那怎麼辦得到呢？你認得出他的筆蹟罷？

方 認得出。

唐 他的筆蹟可以算做真憑實據了罷？

方 可以。

唐 那麼，有了他的親筆信，你就履行你應允的條件嗎？（方不回答）好啦，方小姐，你避我避了兩個月啦。假如我拿得出你所要的證據，你答應，還是不答應？

方 再看好啦。

唐 答應，還是不答應？

方 答應。

唐 這就成啦。你知道，他北京的家小我們一直就在監視着。（由衣袋取出一封信）這是他寫給他太太的信，由北京一位朋友轉，讓我們的間諜在半路截下來了。郵票上打着雲南郵政局的戳子。戳子和日期你不妨仔細檢查一番。你看一下這封信，看看筆蹟和簽字是不是他親手寫的。

（把信放在她旁邊，她不睬理）方小姐，請你看一下這封信。

方 我不要看。

（沉靜。唐定定地看着她。）

唐 你玩兒的原來是這套把戲，嗯？你不要看你想騙我，臨了兒落我一場空嗎？我從前冒險就算白冒了。嗎？我死了也不甘心，讓一個女人佔我的上風！

（方用心看着他，跳起來，打開抽屜，取出一把短刀。她瘋了一樣望着他。）

方 別挨近我！你一碰我，我就拿這把刀子弄死我自己！

（唐臉上的熱情漸漸消退了。他把手放在衣袋裏面，做出不在乎和安適的樣子。）

唐 方小姐，你要是以爲我會欺負你，那你就弄錯了。我的意思。我不會勉強你的。我們原先講好了。一筆生意。你要是懂道理的話，你就應當履行你的契約。我不高興用強。我要等你等到你自己高興履行。我走啦。你閒下來沒有事，仔細研究研究那封信罷。做人要公道，我相信你會講公道的。方小姐，再見啦。

（唐下方等他的確走遠了，放下短刀，把唐帶來的信擡在一本書底下。她取出六姨太帶來的信讀着。唐輕手輕腳又在門邊出現了，閃在角落，然後冷不防一個箭步，跳到她旁邊，一手掩住她的嘴，一手攙住她的腰，平空把她抱入裏間。）

——幕——

第五景

景同前。六姨太走來走去等人，搓着手，望着門外。王承權忽忽進來，後面隨着守衛隊隊長和衛兵。

王 是你叫我來？

六 是的！你不知道，方小姐，噢！太可怕了！

王 你講！你講！

六 方小姐叫人欺負了！

王 什麼？——你是說——

六 是的。

王 就在這兒？

六 (點頭)就在這兒，就在宮裏頭。

王 是那個忘八蛋幹的？

六 唐將軍。

王 唐世龍！我簡直不相信！

六 你沒有法子不相信。這是唐世龍的皮夾子，我方才在地上拾起來的。

(她把皮夾子交給王)

王 (向隊長) 過來! 到唐世龍的房間, 隨便看他在什麼地方, 就馬上把他抓了來。

(隊長應了一聲, 下。)

王 (忿怒) 我頂親信的隨員會幹出這種下流事來! 該死的畜牲! (向六姨太) 有人在照料方小姐嗎?
六 大太太跟她在在一起, 我已經派人請醫生去了。

王 她父親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誰欺負他的女兒, 差不多就是欺負我的女兒。
(越說越氣) 這叫我死後有什麼臉跟他講話!

六 就是你的女兒, 也沒有人家方小姐那樣文雅, 那樣有教育。

王 我知道。我這一輩子還沒有生過這麼大的氣! 我保護的人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混賬事!

六 居然在你宮裏頭出了這種亂子, 你想想看, 誰還相信你好意待人!

王 我要替她報仇! 我要是挽救不下這混賬事, 我可辦得了做這渾賬事的東西! 你去對方小姐講, 我心裏頭很過意不去。我手下人居然敢這樣膽大妄為, 說我求她原諒。你去好好安慰安慰她。
六 好, 我今天晚晌陪她一夜。

(六姨太下。)

(隊長和衛兵把唐世龍推搡進來。)

王 (向唐) 渾賬東西! 給我跪下來!

(衛兵強唐跪下)

王 (向隊長) 去把梅輔臣將軍請來!

(隊長下)

王 (向唐) 幾分鐘以前, 你是在方小姐屋子嗎?

唐 總司令, 我沒有!

王 (扔出皮夾子) 這是誰的皮夾子?

(沒有回答)

衛兵 (踢了唐一脚) 回話!

唐 (沉鬱) 是我的, 總司令。

王 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唐不回答) 你到是不說真話, 你知道我要怎麼樣處治你,

唐 是, 總司令, 不過——

王 (嚷着) 不過什麼?

唐 她老早答應了的。

王 (打他) 你瞎放屁!

唐 (固執) 總司令, 她是答應了我的。(衛兵踢他) 她答應把身子給我。

(衛兵再要踢他，讓王攔住。)

王 她那樣受過教育的女子！

唐 是的，總司令。

王 (嚷着) 爲什麼？

(唐不言語)

衛兵 (打他) 說！

唐 爲了酬謝我一椿事！

王 什麼事？

唐 我不能夠說。

王 你不能夠說？！你居然也細緻起來啦！忘八蛋！你根本就沒有事好講！

(梅輔臣隨隊長進來。)

王 (繼續) 好，我也不用問啦！你親口承認你欺負一位閨秀小姐！(向梅) 輔臣！

梅輔臣 是，總司令。

王 把這畜牲帶下去，五分鐘裏頭槍斃掉！

梅輔臣 總司令，饒他這一次，總司令！(跪下) 我求你，總司令，看他多年隨從的情分上，饒過他這一

次！

王 什麼？什麼？（怒火堵住喉嚨）你膽敢駁回我的命令？去喊劊子手來！

（隊長下。）

王 （繼續）我的威信簡直掃地啦！下屬膽敢違抗我的命令！我倒要做給他們看看！（向梅）你替他求情，嗯？好，不到一分鐘，你忙着給自己求情還要來不及哪！

（隊長帶劊子手上。）

王 劊子手！

劊子手 有總司令吩咐。

王 把這兩個東西帶出去！（做砍頭的手勢）砍掉！

劊子手 喳！

王 別走！馬上砍掉唐世龍，姓梅的緩一緩，等待我的命令。

劊子手 喳！

（衛兵揪起兩位罪犯。）

劊子手 （嗚嗚）總司令！

王 什麼？

劊子手 我好不好！……先賞他一頓苦吃。他平常老這樣收拾別人，小的滿想叫他也嚐嚐味道。

(沉靜)

王 好。隨你怎麼樣收拾他就是啦！明天一早兒執行死刑！

劊子手 啞！

(劊子手取出一把快刀，頂着唐和梅出去)

(楊向辰忽忽進來)

楊 總司令，壞消息！

王 什麼？

楊 蔡同起事啦！

王 在什麼地方？

楊 在雲南。

王 邊鄙地方，還好辦。他有多少人？

楊 有五萬人。

王 人不算多，他的目標是？

楊 推翻帝制，打倒——

王 (瞪着他) 打倒——(賭氣) 好！我偏作一天皇帝給他看！倒要試試他有沒有本事打倒。就在這幾天選一個黃道吉日，不用等新宮殿落成了。我這就登基！

楊 是。

王 他出兵的計劃你看？

楊 好像要翻過雲貴一帶的高山，往揚子江這方面進兵！

王 (向隊長) 招集緊急國務會議！請陸軍總長和參謀總長來！

(隊長奔下。)

王 (向楊) 我不該把蔡同這小子放在一旁不問！當時我把他除掉就好了！我還有法子收拾他！(痛恨已極) 向辰，叫人今晚晌弄死他一家大小，馬上就叫人去！

(楊下。)

——幕——

第三幕

第一景

一九一六年六月，三個月後，某日黃昏。我們回到第一幕第二景。總司令已然陞為皇帝，但是房間不唯少所裝璜，反而多有空曠。

守衛隊隊長坐在小几旁邊讀報。一位軍官向他指手畫腳地議論。

軍官 我說過不知道多少回，蔡同是當今中國一個了不起的軍人，你看怎麼樣？我的話到了兒靈驗了罷。在這兒開待着等潰敗，真不如投奔老蔡，轟轟烈烈跟着他大幹一番！

隊長 你低點兒聲講！當心萬歲爺聽見！

軍官 用不着怕。外頭有兩個弟兄觀風，遠遠看見有誰來，就先進來通報我們一聲。我對你講，像老蔡那樣的幹法，現時還找不出第二個來。

隊長 你說的太玄惑，我不敢那麼說。

軍官 得啦，即使他是敵人，我們對敵人也得公道。

隊長 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地方比別人特別。

軍官 我們十來師的模範軍，沒有在山裏頭喫他的敗仗嗎？

隊長 打仗這事就沒有什麼準頭兒。

軍官 那看怎麼說。帶着五萬破破爛爛的兵，軍火不足，糧餉不足，蔡同居然打敗了兵精糧足的現代化軍隊，這要不是會帶兵，這是什麼？

隊長 你忘記了我們的軍隊是在山裏頭打仗。他們沾光地理熟，在山裏跑慣了，自然要佔上風。軍官 依你說，我們的軍隊到了平地就好施展身手。如今兩下裏在重慶打對壘，離平地也就不遠了，我們倒可以賭一賭誰對誰不對了。

隊長 好，我們等着看。我好在沒有成見。

(衛兵自外進來)

衛兵 回將軍，顧大人到。

(顧秉忠忽忽進來)

顧 皇帝在什麼地方？

隊長 我們不知道。

顧 這就怪啦。他打發人叫我在這兒等他。(向衛兵)看萬歲爺在什麼地方，回我在這兒候見。

衛兵 是，顧大人。

(衛兵下)

軍官 顧大人，萬歲爺如今怎麼樣啦？

顧 (搖頭) 他變啦。才不過三個月光景，滿以為爲登了基風調雨順，誰知道他先變得叫人認不出來了。

軍官 不是你說，我怎麼也不相信！

(進來又一衛兵，遞給顧一封電報)

顧 (讀着) 蔡同佔領重慶，把我們的軍隊圍困在四川了。

軍官 (向隊長) 我說怎麼樣！傢伙會打仗，你能說不嗎？

顧 (向衛兵) 皇上在什麼地方？

衛兵 方才有人講，萬歲爺在後宮和妃子們在一起。

顧 馬上拿這封電報請萬歲爺過目，回我在這兒候見。

(衛兵接住電報，忽忽下)

軍官 顧大人，你看我們是不是就要完蛋？

顧 我不很關心這個，我頂擔心的是皇上。

隊長 他的面貌清瘦了許多。他真像你講的那樣變得很厲害嗎？

顧 變得很厲害。像他那樣性格頂強頂傲的人，誰想得到三個月的焦急憂慮，就到了這種地步！往年一個問題擺在他眼前，他很快就決定了，用不着別人多插一句話進來。對就對，不對就不對，那才叫乾脆響亮。現在不然了，你問他這事該怎麼辦，他一會兒說對，一會兒說不對，一點鐘裏頭要換好幾個主意。可憐！唉！他那種如狼似虎的勁兒完全不見啦！

(衛兵上)

衛兵 萬歲爺說他就過來，要聽顧大人詳細報告。

顧 好。你在外邊等候駕到好啦。

(衛兵下)

顧 你們看，萬歲爺連辦事的興趣都沒有了。我得樣樣爲他忙。他的忘性也大了。他睡不着，腰子病又發啦。

軍官 我聽說從前有一個算命先生叫他當心兩件事，一件是他的腰子，一件是他的朋友。

顧 可不，是有這麼件事。你們知道，萬歲爺從來不曉得害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現在，我有時候看得出他眼睛閃閃躲躲的，像怕見什麼東西的樣子。

(進來衛兵，拿一份電報遞給顧)

顧 (讀電報) 真糟糕！你們聽！南京漢口兩處的督軍，靜等機會宣布和雲南的義軍合作。(向衛兵) 拿這個呈上萬歲爺過目！

(衛兵接過電報，下。)

隊長 不過，顧大人，他們是支持我們的最有力的份子。

顧 那是在我們吉星高照的時候。如今嘍，(搖頭) 趁風轉舵，只好另作一說了。你可以拿錢收買人家，不過你收買不了人家的心。萬歲爺如今就是懂得這個道理，也未免太遲啦。

隊長 大家就這樣子把老頭子丟掉，也太無恥了！

顧 如今真可以算做大定的疆土的，我怕只有北京了。就是在宮裏頭，還不是有些人等個機會跟他爲難嘍！他拿得穩的是，模範軍對他忠心不貳，可是有什麼用？他們遠在五千里以外，還叫人困在四川出不來！

(進來又一衛兵，呈上一封電報。)

顧 (讀着) 沒有什麼好消息，不是喫敗仗，就是背叛。山東和山西的當局宣布獨立，響應雲南的義軍。(向衛兵) 立刻呈上萬歲爺。

(衛兵下。)

軍官 一半江山不是皇帝的了。

顧 二十二行省之中，十二行省倒到蔡同那邊去了。我看下餘幾省也就快啦。

隊長 人扭不過命。

顧 我不懂得什麼命不命的，不過，結局我怕不會怎麼體面。

軍官 顧大人，你看蔡同他要怎麼樣才住手？

顧 他呀，我看也就是往前衝，衝到什麼地方為止就為止。作事全仗一鼓作氣，他要勝就勝到底；當着他的銳氣，人人只有低頭。

隊長 不過他們先得消滅我們的模範軍。

軍官 你用不着擔心。我以為時機一到，他會把我們的模範軍打垮了的。

(衛兵在門邊出現。)

衛兵 萬歲爺駕到！

(大家肅然起來。王承權進來，神情恍惚。他瘦了，元神消失了，無時不在憂患之中掙扎。走路不便捷，沒有勁，眼睛也沒有神。他慢慢走到書桌前面，疲倦而又沉重地，坐在後面的大轉椅。衛兵隨着兩位長官悄然引退，

留下顧一人和他晤談。)

顧 萬歲爺！

(王想着別的事，沒有回答。)

顧 萬歲爺！

(王依然緘默。)

顧 (靠近書桌) 萬歲爺！

王 老顧，是你嗎？

顧 陛下是秉忠。他們告訴我，陛下有事召見我。

王 我叫你來的？

顧 是陛下。

王 我不記得我叫你來做什麼了。

顧 是陛下。

王 秉忠，你坐下。跟你在一起，舒服多了。(顧坐下。全沉默着) 往年我砍掉一個人的頭，他死了，死得

一乾二淨，連鬼影子也不想見一個。現在我才砍掉一個反叛，緊跟着就有兩個反叛來填他的

位子。秉忠，你怎麼解釋這個？

顧 陛下往日對付的是人。如今是跟觀念在鬥。

王 你的話像有點兒道理。

顧 觀念沒有頭好砍，也沒有身子好挨子彈。

王 (陰鬱鬱地點頭) 哼!

(沉靜)

願 陛下應當往好處想。

王 世上有好處可想嗎?

願 陛下有的。全盤不見得就沒有救。陛下還可以把殘餘的東西收斂在一起。

王 用什麼法子收斂?

願 宣佈取消帝制，立即允許人民直接選舉，成立新國會。

王 要我丟面子，我就不用想活着啦。

願 陛下可以說，完全由於下屬欺罔。

王 我不相信這有什麼用處。

願 陛下必須當機立斷，一刻鐘也稽遲不得。

王 好，秉忠，你就照着你的話做去好啦。

願 萬一最後需要的話，陛下隨時可以下野。

王 我辦不到。

願 陛下爲什麼不能夠下野?

王 我一家大小，秉忠，我一家大小！

顧 是。

王 我還得保護我那些太熱心，然而很忠心的隨從。

顧 他們也許太熱心，可是已經不忠心了。

王 (稍為激動) 你說什麼？

顧 楊向辰，梁景范，還有太子殿下。

王 他們怎麼的啦？

顧 他們告訴陛下，全國上下一致贊成陛下故元登基。

王 怎麼樣？

顧 我現在知道，他們有一半是哄騙陛下的。

王 你拿出證據嗎？

顧 很容易。我還能夠往更壞裏證明。

王 (大受刺激) 你講明白！

顧 爲了保全他們的狗命起見，楊梁二人如今正在向你的敵人接洽投降哪！

王 (震怒) 你得拿出真憑實據來！

(顯默然取出一卷文件，呈上王過目。王讀着，怒氣變醜了他的臉。他和往常一樣大為震怒。)

王 (嚷着) 來人呀!

(隊長急忙上。)

王 把楊向辰和梁景范立刻綁出去槍斃!

隊長 陛下是說楊丞相和梁……

王 你這蠢東西對對對!

(隊長馳出。)

王 (平靜然而憂鬱) 還有我大兒子挺天真的樣子(略緩) 他是我的兒子，天就夠懲治他的了。他們會逮他的!

(顯輕輕退出。王向前茫然望着，一副憂忿的神情。六姨太進來。)

六 什麼，夜這麼深了，萬歲爺還坐在這兒用腦筋嗎?

(王不注意。六姨太走近安慰他。)

六 我的老可憐兒，老在難受。

王 除去難受，我還有什麼事好做?

六 有什麼新消息嗎?

王 帝國崩潰了。你沒有聽見磚頭瓦塊辟里怕拉在響嗎？整個兒房子塌了。朋友全丟下我走了。仇人越來越多。我頂相信的人也跟我搗鬼，甚至於我親生的兒子——我活不長久啦。

六 不見得人人都是這樣子。

王 我的好人，我跟前就剩下你和老顧了。我完啦！我覺得我連累你們也不會連累得太久的。

六 別這樣講。萬歲爺往年遭的難，比這次大的有的是，萬歲爺也全好好兒挺過來了。

王 這回不對了。我明白我這回真完啦。要來的還是快來罷！避是避不開的！來了，我也就用不着心懸懸的了！

六 我的好孩子，你簡直是走死胡同兒，一腦門子的不快活思想。來，好好兒將息將息，明天你就好了。萬歲爺要是不趕快來，我就差人來催請。

王 好罷。（六姨太走向門）停住！（她站住）萬一……壞……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肯……你打算怎麼辦？

六 我跟萬歲爺一塊兒起來。我跟萬歲爺一塊兒倒下去。

王 我的仇人是無情的。我決不叫我心愛的人活着落在他們手裏頭。你怕死嗎？

六 我不怕。

王 好，我的小寶貝，睡覺去罷。

(六姨太下。略緩，軍官和隊長上。)

隊長 (長怯) 啊！陛下！陛下！今天晚晌還要奴才伺候嗎？

(王沒有聽見。)

軍官

(長怯) 萬歲爺有事吩咐小的們嗎？

(王仍然沒有聽見。他們站在門的兩側等候着。顧拿着一堆電報，忽忽上。)

顧 陛下！全完啦！

王 嗯！

顧 陛下下的軍隊在四川叛變，殺了他們的長官，跟蔡同打成一片了！

(王驚呆了。)

顧 我得趕緊去料理料理。陛下有話吩咐嗎？

(王不作聲。顧等不及，急忙奔下。)

(王失了神智，感情激動，由牆上取下一把寶劍，走進六姨太的所在。隊長和軍官面面相覷，作聲不得；他們懷着畏懼的心情等候他回來。傳來一聲呼喊，接着便是嬰兒的哭聲。隊長和軍官相為失色。王拖着染了血的寶劍出來。隊長和軍官逃下。寶劍落在地上。)

王 (差不多要暈倒的樣子) 我心愛的女人！我的親生孩子！現在沒有人可以碰你們了！我希望我死

掉！

(他的頭軟軟地搭在胸口。)

——幕——

第二景

十天之後，某日早晨，王睡在寢宮的龍牀上，樣子像一個死人。一位法國醫生站在旁邊。宮門由驍軍守衛。蔡同帶着副官和侍從進來。

蔡 (在門邊，向守衛的兵士) 你吩咐他們一家大小避開了沒有？

兵士 回總司令，他們不肯走，硬要留在這兒送終，我們把他們趕到旁邊小房間去了。

蔡 那就好。(過來看着王，不言語，露出輕蔑的神情，隨後轉向醫生) 你懂得中國話嗎？

醫生 (緩慢而吃力) 我——懂——

蔡 貴姓？

醫生 我是法蘭西公使館的杜博愛(Du Bois)醫生。

蔡 你爲什麼留在宮裏頭？

醫生 中國醫生治不好，法蘭西公使派我來幫忙，看有救沒有救。

蔡 他就要斷氣嗎？

醫生 快了。

蔡 真是害病嗎？

醫生 是的。他有腰子病，心情太壞。

蔡 杜博愛先生，我要世人知道，他是病死的，不是遇到什麼意外死的。你回頭可否簽一個字，證明

他病死的事實？

醫生 他的確是病死的，將軍，我願意證明。

蔡 多謝之至。（走向他的副官）吩咐工匠搭一個祭壇，預備下禮拜用。

副官 （指着龍牀）總司令不是給這傢伙用罷？

蔡 當然不是。這是爲死難的文武人員用的。你親自照料，要大方，要素靜。

副官 是。總司令看搭在什麼地方好？

蔡 南海似乎沒有相宜的地方。你去看一下北海，那兒的天王廟也許可以用。

副官 是。

蔡 （止住他）等一等。替我問候一聲方珍小姐，說我請她在大祭那一天務必前來幫我主持一切。

千萬不要忘記！

副官 是。

(副官致敬，辭下。)

蔡 杜博愛先生，你想他就要死嗎？

醫生 也就是幾分鐘的事。

蔡 那就是了。(向另一位侍從)看守好了病人，不許任何人到屋裏來！

侍從 是。

(思索的樣子，蔡端詳一眼王，下。)

(侍從走近病榻，看着病人，輕蔑地笑着，燃起一枝香烟，心滿意足地走開吸着。王靜靜死去。醫生在旁邊等他死了才站起來。)

醫生 他死了！

侍從 (不感興趣)死了嗎？

(醫生把被為死人蓋好，提起皮包，默然退出。)

(顧秉忠在另一門邊露出身子，遠遠望着病榻難受。)

侍從 (取笑，向兵士) 皇帝陛下死啦！中華民國萬歲萬歲！

顧 (平靜) 死了多久!

侍從 (回身看見顧) 多久不比你的老命長!

(顧聳肩, 走向龍牀)

侍從 站住! 你往那兒走!

顧 我不好和皇帝告別嗎?

侍從 不可以。

顧 我向我死了的主子最後致一次敬, 是合法的, 是道理上應當允許的。

侍從 向那種主子致敬是不合法的, 是道理上不應當允許的。

顧 你得原諒我, 我不像你那樣想。

侍從 你倒說說看。

顧 我是他的老朋友, 最後看他一眼總是應該的。

侍從 你只要事後答應我割下你的腦袋磕, 我就讓你過去致敬。

顧 好罷。你讓我在牀邊跪一刻鐘, 隨後你願意怎麼樣收拾我, 就請你怎麼樣收拾我好了。

(顧往前走著)

侍從 (攔阻) 你想死, 我倒不想你死!

顧 放我過去。你知道我是誰嗎？

侍從 我知道你是一個保皇黨，老不死！

顧 你曉得我是蔡總司令的朋友嗎？

侍從 我管不着。總司令親自吩咐，不許任何人到屋子裏面來。（指門）出去！

（顧又看了一眼王，老淚漣漣，下。）

——幕——

第三景

一星期後，某日早晨。我們來到北海天王廟的大雄寶殿。在祭幔祭帳和國旗交相輝映之下，偶或透出一角神像和紅黃繸帶。一幅白布由殿脊筆直垂下，上面寫着「英名永垂」。一長方祭壇擺在前面，上邊立着一個高大的靈位，靈位之前供着各色祭品。花瓶，花圈，花盆，蠟燭，花色相映，點綴着莊嚴的景象。四個兵士分在兩旁侍立。

副官陪着方珍進來。

副官 方小姐，差不多全布置好了。

方 我早來一刻，看看這些鮮花擺的合適不合適。

副官 是。

(方走向祭壇，開始整理鮮花和其他上供的物品。)

副官 方小姐看，我現在把蠟燭點起來怎麼樣？

方 好罷。他們也就快來啦。

(蠟燭燃亮。蔡同全付戎裝，上。)

蔡 (向副官) 我想一個人在這兒待幾分鐘。你把弟兄們帶到院子，回頭樂隊一奏樂，我們就開始行禮。

副官 是。

(副官率領兵士下。)

蔡 方珍，我有重要的話同你講。我挑這個時辰，這個地點，因為我覺得沒有比這個時辰，這個地點更合適的了。

方 子青，你說。

蔡 方珍，我們的感情是在患難之中培養起來的。我早就想拿這話同你講，不過我始終沒有開口，因為我尊重你是一個奇女子，你是我風塵之中的知己，也因為我必須愛護我一家大小，不願

意有什麼事對不住他們。現在，我一家大小全受了害，我在世上成了一個孤零零的人，我向你獻上我的愛情，你不好接受下來呢？

方（低下頭）請你不要問我，我不能夠接受！

蔡 方珍，艱苦的日子還在後頭。有時候我也希望得到人間的安慰、喜悅、休息；這種人情上的需要，只有家庭能夠滿足，可是爲了祖國，我的家庭已經毀壞了。方珍，好些年來，我就欽敬你，如今我求你幫我重新把家庭組織起來，你答應我不好嗎？

方 我倒希望我能夠答應，可是……

蔡 可是你……你不愛我，我沒有猜錯？

方（看着他）我愛你……我愛你。我願意盡我的力量達到你的希望，可是我不能夠。

蔡 爲什麼不能夠？

方 你自己應當明白。你是全國的表率。衆望所在，人心依歸，你一舉一動都應當合乎一般的禮俗。

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方 按照我們的禮俗，像我這樣喫過苦受過罪的女人，早已失掉嫁人的資格。

蔡 我才不信那套喫人的禮教的鬼話！沒有東西能夠分開你我。爲什麼我們流血，爲什麼我們心

身俱瘁，爲什麼，方珍就爲的是新代替舊，理性代替禮教，民主代替專制。你喫苦，你受罪，我只有更愛你，更尊敬你。好啦，方珍！

方（掙扎）不，你……我們的感情迷了你的眼。人民信奉舊日的禮俗。改革禮俗比改革政治要難十倍也不止。我決不肯因爲我，使得人民輕視你。

蔡（大爲躊躇）好罷，方珍。我尊重你的見解。不過，我敢說，腐舊一天一天在死亡，人民一天一天在變動。（向方鞠躬，然後走向祭壇，站在方和祭壇之間）方珍，回頭我們要致祭的是已死的英烈，爲了他們的祖國，爲了爭取自由和平等，他們勇敢地犧牲他們的性命。可是，方珍，爲了同一目的，你所犧牲的要比性命還重。在我們英勇的鬥爭之中，你象徵新女性，新精神，勇往直前，不計成敗利害。你將永遠活在我們戰士的心裏頭。

方（含着淚，啞着嗓）好啦，子青！（走向門口，向外揮手，然後回來）我們可以行禮了。

（隨着莊嚴的進行曲，副官率領兵士回來；他們還沒有站好，致祭的文武人員已然一位接着二位地進來）

——幕——

（全劇完）

「夢裏京華」原名「北京政變」(Peking Politics)作者王文顯(J. Wong-Quincy)先生，向來用英文寫作，一般中國人顯然不及外國人清楚他。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耶魯大學的戲劇系正式演出，導演爲戲劇權威白克(G. P. Baker)教授。當時飾蔡將軍的是一位費德里克(J. T. Fiderlick)先生，飾方女士的是一位泰佛(Alice Traver)小姐，飾唐將軍的是一位海莫(E. W. Hymer)先生，飾王總司令的是一位畢博曼(H. J. Biberman)先生。當時「紐約時報」曾經有一篇通訊，記錄白克教授的談話：

「自從西方接觸中國以來，外人曾經努力表達各方面的中國生活，傳教士、官員、游歷者和小說家，在文學和舞台上，出奇制勝，刻畫中國，因爲並不公正，結局大多數人對於中國人形成一種定型的眼光，刺戟，邪惡，古怪，但是「北京政變」努力表現中國人民的生動的風俗人情，可能盡一分力克服西方人士的誤解。」

僅僅從這一點介紹真正的現代中國的心力來看，白克教授的盛意已然值得感激。當然，王文顯先生的心力——那似乎不爲中國人感到，然而實際却爲中國人爭光的心力，也不見得就是浪費。

我在大學求學的時候，已然聽人說起這齣戲，後來看到當時演出的舞台照，十分感到燈光的柔和和布景的壯麗，但是人力物力全不是一個愛美劇團所能夠勝任，所以我就另選了作者一個

風俗喜劇譯成中文，就是描寫腐惡的學校生活的「委曲求全」(She Sloops to Compromise)。好些人看了「委曲求全」覺得作者冷酷，溫源寧先生就有一篇英文，在這一點和他為難。而胡適先生，看見「大公報」的演出特刊，當面和我爭論，要我接受他的敵意的見解。我是一個學生，他們三位都是我的前輩，我不想夾在裏面多所是非。

其實，真正的是非不應當在作品以外尋找，那些人事上的糾紛往往妨害我們認識上的公正。大人物不一定沒有偏見，他們澎湃的感情不容他們諒解另一種澎湃的感情，同代的偉大扞格同代的偉大。我所能夠說的，僅僅是王文顯先生並不冷酷，至少我陸續讀到他的長短作品這樣告訴我。「北京政變」、「白狼計」、「獵人手冊」、「老吳」、「媒人」、「皮貨店」甚至於「委曲求全」未嘗不是作者最好的說明。

在這些小說和劇本之中，我僅僅根據原稿譯過兩種：除去「委曲求全」之外，即是今日問世的「夢裏京華」或者「北京政變」。我譯，因為作者是我的師長；譯劇本，因為我偶而參加劇團工作。他在清華已經教了一年書，洪深先生出洋留學，楊絳，陳銓，石華父，曹禺，張駿祥，中國不少劇作家，做過他的學生。但是他本人，酷嗜戲劇，過的却是一個道地的教書生涯，習慣上雖說不是一個中國式的書生，實際上仍是一個孤僻的書生而已。

